

呈繳

實報書局書目之十四

民族精神

第四集

實報叢書之十六

現代中國名人外史

坦蕩蕩齋主著 實價大洋一元
售書處北平宣外大街實報社
外埠函購郵票代價不加寄費

本書已於九月出版，全書共八十萬言，舉凡黨國要人，朝野名流，以及懷一才負一藝之可以名世者，其身世言行，才德習尚，無不道述詳盡，而著者獨具隻眼，傾注於名人瑣屑情事，為世所不經傳者，以揚其真實人格，不存黨伐之見，不作諂諂之言，完善新穎處，較諸一般名人傳記之書，可謂異軍突起，至其文筆之流利典雅，插述之趣味橫生，猶餘事耳。人手一篇，不特可作小說劄記讀，而為透視當代名人之真面目，與深知現時中國舞台活動要角之底細，此書誠唯一無二之借鏡也。

第一集所列名人如左

林森 蔣中正 段祺瑞 吳佩孚 蔡元培 汪兆銘 馮玉祥 閻錫山 張學良 何應欽 萬福麟 于右任 劉鎮華 居正 何成濬 戴傳賢 章太炎 吳稚暉 孫科 于學忠 孔祥熙 張繼 馬德潤 陳濟棠 何鍵 石志泉 雷炳焜 王寵惠 黃郛 張羣 方本仁 戴寬翹 韓復榘 宋哲元 夏斗寅 徐源泉 程汝懷 徐庭瑤 何柱國 王奇峯 黃師嶽 高桂滋 樊楚侖 柳亞子 馬寅初 衛挺生 邵元冲 丁禦伯 馬君武 熊秉坤 晏陽初 孔德成 班禪額爾德尼 張聯陞 趙榮華 孫殿英 孫桐崗 張恨水 李基鴻 沈從文 葉蓬 王揖唐 張知本 胡適 宋慶齡 陳果夫 立夫 喻建章 杜月笙 劉文島 蕭萱 蕭之楚 李振唐 唐紹儀 關麟徵 熊希齡 戴民權 何香凝 常經武 胡漢民 李宗仁 黃杰 薩鎮冰 張難先 覃振 唐生智 李烈鈞 邵力子 章士釗 何海鳴 白崇禧 褚民誼 石瑛 李根源 段正元

叙言

郭蓮青

民族精神續編又出版矣，老友管翼賢語余曰，前編出書時，子未撰序言，亦屬缺點，此次子如再無序，對本書精神二字上，太對不起，余不獲已，爰於工作休息時，在個人宿舍內，布紙吮毫，搜索枯腸，適有客來訪，詢得實，因嘲余曰，子所編之民族精神，完全獨彈古調。與現代人情風尚冰炭相反，可謂不知時務之尤者，前編問世，已爲閱者齒冷，續編儘可韜光匿彩，韜積待沽，奈何又欲弄醜賣俏乎，余應之曰，子言似是實非，古語云，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方今道德淪亡，彝紀墮弛，世風日趨囂張，時尚羣驚摩登，子謂長此不變可乎，蔣委員長深思熟慮知非崇古不能救時，乃極力提倡

新生活，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字爲提綱，並明示海內尊重孔教，凡所以探本窮源，防微杜漸者，至爲詳備，總之國運興衰，視全國上下朝氣暮氣爲標準，本報之民族精神，其用意固欲援古警今，振衰起靡，衡之古人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古爲鏡可知興替，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數語，子謂古事概可唾棄乎，本書前編問世以來，謬承海內同志讚賞，紛紛訂購，子所謂閱者齒冷，殆指少數金醉紙迷，腦滿腸肥之歐化大維新家言耳，若輩烏知所謂祖國歷朝往史，宜其扞格不入也，此次續編出書，因外間迭次函詢，翼賢爲應付各方需要起見，倉卒付印，魯魚亥豕，恐所難免，子謂余翰光匿彩，韞積待沽，能耶否耶，此老古董民族精神所以第二次又弄醜賣俏也，知我笑我，聽之公判，客嘿無語，迺誌崖末，用代序言。

凡例

(一)本編以借古箴今發揚固有道德爲宗旨

(二)本編敘述取材胥以忠孝節義爲依歸

(三)本編胥本史傳據實直叙間亦有採取筆記所載者然皆有稽之談非同憑空杜

撰

(四)本編叙次因係每日隨意編撰故未將朝代釐劃清楚務希閱者原諒

(五)本編此次材料由老友翼賢選擇付撰者居多合併聲明

(六)本編文字雖不敢自詡精心結撰然對於現代人心風俗差信尙可作諍友之一

(七)本編倉促出書錯訛知所不免尙請閱者勿吝

凡 例

賜教俾資糾正幸甚

蓮青附言

二

民族精神第四集目次

題

目

頁

數

朱元璋光復漢族	一
關壯繆秉燭待旦	三
關壯繆威伏蚩尤	五
史可法情深知遇	七
史可法慷慨誓師	九
史可法願全國計	一一
史可法義服悍將	一三
史可法志決身殲	一五
管仲經商遇知己	一七

民族精神目次

二

管仲怯戰因老母	一九
管仲功名起射鉤	二一
管仲推轂賴故人	二三
管仲相齊霸諸侯	二五
管仲病榻論奸邪	二七
李廣不愧飛將軍	二九
李廣射石沒箭鏃	三一
李廣才高歎數奇	三三
李廣長抱英雄恨	三五
穎考叔孝母成名	三七
穎考叔獻鵝悟主	三九
穎考叔爭車死義	四一
周亞夫囊錐脫穎	四三

周亞夫戡亂立功	四五
尉遲恭棄暗投明	四七
尉遲恭重圍救主	四九
尉遲恭心鎖山嶽	五一
尉遲恭殿前奪槊	五三
狄仁傑望雲思親	五五
狄仁傑銅肝鐵胆	五七
狄仁傑藥籠儲材	五九
狄仁傑滿門桃李	六一
王崇古保障三邊	六三
王崇古定策安邊	六五
木蘭女代父從軍	六七
木蘭女反本還原	六九

民族精神目次

四

波黯類直受主知	七一
波黯盛氣折酷吏	七三
波黯抗議回天聽	七五
波黯高臥治淮陽	七七
馮諼彈鋏動孟嘗	七九
馮諼市義焚債券	八一
馮諼巧計營三窟	八三
公子壽友愛情篤	八五
公子壽代兄死孝	八七
黃烈婦女中丈夫	八九
永寧彭妃舉義旗	九一
管寧不交勢利友	九三
唐且俠氣懾祖龍	九五

朱元璋光復漢族

郭子興起義勳公憤

建文帝詠月証詩識

朱元璋，字國瑞，元時濠人，先世家沛，至父世珍始徙濠。母陳氏，生四子，元璋最幼，生時，火光燭天，異香經日不散，取河水洗浴，忽水面有紅羅飄來，因取爲衣，及長，姿貌雄偉，志氣恢廓，年十七，父母三兄相繼死，孤身無依，乃托身皇覺寺爲僧，在寺多異徵，時郭子興起義，元璋往投，子興奇其狀貌，妻以養女馬氏，子興死，諸將推元璋爲主，由吳公稱吳王，定都金陵，一舉而平西漢（陳友諒），再舉而滅東吳（張士誠），三舉而破元都，不數年遂成一統，建元洪武，訪求古今書籍，書洪範於座右，大學衍義於兩廡，祀孔子，命郡縣立學，定生員藍衫，文武科，放元宮人，太監不許讀書識字，禁武官干預民事，語吏部道，求善良於寺宦，百無一二，用爲耳目則耳目病，用爲腹心則腹心病，但當使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自檢束，令各省編賦役黃冊，次編魚鱗冊，黃冊以戶口爲主，魚鱗冊以土地爲主，令工部修治陂塘湖堰，備旱澇，



分派太學生遍歷各處，督修水利，凡開塘湖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立功臣廟鷄鳴山，親定位次，首徐達，次常遇春，李文忠，湯和，沐英，胡大海，康茂才等，共二十一人，死者像祀，生者虛位，嘗讀孟子，怒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二句，命金吾注箭射



孟子神主，刑部尙書錢唐祖胸受箭，乃止勿射，破陳友諒後，微服遊金山寺，僧人問其姓名，元璋不答，題詩壁上道，戰退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寺僧不識真龍主，兀自叨叨問姓名（見圖），擲筆長嘯而去，建文頂顛頗偏，元璋嘗手撫嘆道，半邊月兒，卽命詠新月，建文應聲道，誰將玉指甲，捏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元璋始悅，嘗與徐達常遇春諸勳臣論定天下方略，因道，元季羣雄，惟務塗炭生靈，而張士誠陳友諒尤甚，士誠恃富，而器小，友諒恃強而志驕，我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但默計友諒志驕喜生事，士誠器小無遠圖，故先攻友諒，士誠果不出姑蘇一步爲援，嗚呼，天道後起者勝，信此言矣。

關壯繆秉燭待旦

桃園結同盟一心扶漢

良馬慶逢主千里加鞭

關公，謬壯繆，河東解縣人，當先主在涿州，因黃巾犯境，倡義練鄉兵拒賊，公時在涿州，以情義相投，遂與先主及張桓侯在桃園焚香告天，結兄弟盟，誓同生死，嗣拒賊有功，漢廷授先主平原相，公及桓侯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公及桓侯寢食不離，勝於同胞，而稠人廣坐，公與桓侯侍立終日，毫無倦容，隨先主周旋於顛沛流離之中，不避艱險，擗東征，拔下邳，公時屯兵土山，死戰不屈，擗使張遼以甘言誘公歸己，公表三約，（一）降漢不降曹，（二）甘糜二夫人處，請照劉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遼據公言復命，擗皆允許，次日，班師回許昌，公奉甘糜二夫人隨軍一同起程，於路安歇館驛，擗欲亂其君臣之禮，使公與二夫人共處一室，公秉燭立於房外，自夜至天明，無絲毫倦意（見圖），擗見公如此，深爲敬服，抵許昌後，擗撥一府與公住，公分一宅爲兩院，內門撥老

軍十人把守，擇又送美女十人侍公，公盡送入內宅令伺候二夫人，擇引公朝見獻帝，帝命爲偏將軍，一日，擇請公赴宴，談次，見公胸際懸一皂紗囊，問知護鬚之用，卽贈公紗錦作囊，後帝朝見，怪公胸間垂紗錦囊，問故，公奏，丞相因臣髯長，賜囊以貯，帝命當殿披拂，過於其腹，笑道，真美髯公，此後人皆稱公爲「美髯公」，公自到許昌，擇對待甚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見公綠錦戰袍已舊，卽取異錦作戰袍一領相贈，公穿於衣底，上仍罩以舊袍，擇歎其儉，公言，舊袍係皇叔所賜，不敢以丞相之新，而忘皇叔之舊，故穿於上，擇口雖嘉賞，心殊不悅，後又見公馬瘦，特送身如火炭之赤兔馬一匹，擇並言，此馬能日行千里，公稱謝道，某既得此良馬，如知皇叔下落，可一日卽晤面矣，擇悔恨不及，使張遼往探公意，公語遼道，我極知丞相待我厚，然我身雖在此，心念皇叔，未嘗去懷，因我與皇叔誓同生死，義不可背，但當立效報丞相，方能辭去，遼報擇，擇益敬重，然猶欲籠絡公心，餽贈接連不斷。



關壯繆威伏蚩尤

斬良醜神威震河北

走風雷正氣清妖氛

當擗破下邳時，先主奔袁紹，紹繼遣其將顏良文醜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擗督兵往救，公時已探悉先主在袁軍，乃請擊紹軍自効，遂策馬突圍，斬顏良及文醜，袁軍無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醜良皆紹名將，悉被公所斬，紹軍奪氣，擗奏封公漢壽亭侯，師還，擗知公必去，遂連日托病，公連往相府面辭，不得見，乃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單人獨馬，奉二夫人出了許昌（見圖），往奔先主於袁軍（野史載公出五關斬六將各節茲從略），衆將請追之，擗道，彼心在其主，追亦無濟，先主定益州，拜公總督荊州事，公聞馬超來降，與孔明書，問超才堪比何人，孔明復書道，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常與翼德並驅爭先，不及髯公絕倫超羣，公得書大悅，以示賓客，孫權對於荊州，素抱侵吞野心，後乘公率衆攻破曹仁，斬龐德，降于禁，威震華夏，後防空虛，誘降南郡太守糜芳，將軍傅士仁，遂得江陵公安，令呂蒙伏精兵舳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

民族精神

五

，晝夜兼行，潛襲荊州，公遂受東吳舍沙射影之暗算，而永留精誠不磨之浩氣，考關公忠心貫日，自漢以後，堪步公後塵者，惟唐之張睢陽，宋之岳武穆，差可無愧，公殉國後，靈蹟甚多，茲擇其福國利民除害安良一事照錄如下：宋祥符七年，解州奏近因鹽



池水減鹽少，查視見一叟，自稱城隍神，言爲鹽池害者蚩尤，上命呂夷簡往祭，夜夢一神怒道，我係蚩尤，奉命主此鹽池，今汝主立軒轅廟，軒轅我仇敵，我意不能平，故絕此水，夷簡回奏，王欽若道，蚩尤邪神，可召張天師請關公以大兵討之，天師至，帝問關公今係何神，答道，廟食荆門玉泉，帝焚香叩禱，倏見一美髯人擐甲佩劍，浮空而下，天師因語以收伏蚩尤之意，公道，容會岳瀆陰兵至彼處並力掃蕩，忽失所在，有一日，黑雲起池上，大風暴至，雷電晦冥，居民震駭，但聞空中金戈鐵馬之聲，不大的工夫，風靜雲收，雷電息威，天日晴朗，池水如故，自此天下祀關公者家家廟廟，非以其正氣之足以配天，而能捍災除害也哉。

史可法情深知遇

文天祥 托兆悟前身

盧象昇 勦賊得助手

史可法，字憲之，明時祥符人，本大興籍。祖應元出身乙榜，官黃平知州，政聲甚優，時稱良吏，嘗語親友道，家有陰德，子孫必昌，這話是不错的，父名從質，母尹氏，當有孕時，夢一古衣冠偉丈夫入室，自稱文天祥來求寄廬，及生可法，應元即決其必貴，且當以忠烈著名，可法生性孝敬，言動循禮，識者無不稱爲奇童，應小試時，學政左光斗賞其文，拔爲冠軍，遂入汴，可法，因受左公逾格知遇，感銘肺腑，後左公因奸黨陷害，被捕下獄，親友無一敢探視者，可法哀懇獄卒，並賂以金，始得入，見左公躡身暗室墻隅，室中穢氣撲鼻，急至左公前，請安慰問，時左公雙目皆潰爛，不能開視，聞可法語音，方纔扎着忍痛強睜，一面並用手握，方纔睜開，皆裂血流，怒叱可法道，此地豈汝可來之處，速去，勿久留，我爲國死，汝日後能繼我志，便不枉師生一場，可法尙涕泣依戀不忍捨去（見圖），而左公手摸銜鐵，作擲擊勢，可法無奈，始含悲出，數日

，而左公死於獄，體無完膚，時當盛暑，屍身腐潰，不可辨認，可法號慟不止，光斗兄光霽受累死，母以兩子俱死，哭泣絕食死，光斗妻於光斗死日，大慟自縊，崇禎元年，



可法成進士，歷戶部郎中，八年遷右參議，是年秋，總理侍郎廬象昇大舉討賊，廷議以可法知兵，授副使，監督江北諸軍，那時陝西流賊聚會漳寧一帶，分犯四川甘肅湖北安徽各省府縣，盜警如走馬燈一般，到處紛報緊急，明廷以廬象昇一人勢難兼營旁顧，特擢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而河南光州

，固始光山，湖廣蘄州羅田廣濟黃梅，江西德化湖口諸縣，令隨機酌宜，分別緩急應策，授以提督軍務之全權，額兵計有萬人，可法乃統籌全局，布置防禦，嚴申軍令，偵賊出沒路線。

史可法慷慨誓師

老回回智窮力盡

李自成掩耳盜鈴

在可法奉政府明令後，正在積極籌劃戰防事宜，據探馬飛報，悍賊大股已把和州含山定遠六合等處全行攻破，分略天長盱眙一帶，屠殺甚慘，恐官軍合力兜擊，乃不分晝夜，兼程飛馳，侵入河南境界，總兵汪雲鳳奉可法檄，引兵布防，猛力鏖戰，大破賊於潛山，賊謀轉竄別處，又被京軍抵禦，賊中有綽號老回回者尤稱兇悍，率衆飛馳衝突，可法此時東西策應，激勵將士，長槍短刀，簇擁猛進，前仆後繼，呼殺震天，賊衆不能抵當，傷亡甚多，經老回回復躍馬當先，率衆賊拚死衝鋒，均被可法嚴督衆將一面拒敵，一面抄擊，連日皆大得勝仗，斬獲極衆，而史御史之威名，賊中紛紛相傳，此後凡係可法所管轄地方，賊衆皆相戒勿犯，賊帥順天王因與老回回鬧意見，遂率部下投誠，可法開懷撫慰，順天王感激的淚下如雨，誓出死力相報，衆賊聞順天王降後，蒙可法優待，因此皆有歸附意，老回回甚爲着急，變盡方法，約束部衆，那料天心不厭亂，劫運正開始



北遙祭（見圖），並演說復仇殺賊大義，聲淚俱下，大衆悲憤。

，人力無法挽回的，當那個期間，可法忽接家報，父親去世，可法純孝性成，當他接到家報以後，哭了個淚盡聲嘶，既抱了風木之痛，當然要守終制之禮，乃即日解職回家奔喪，可法去後，賊勢復張，煽聚迫脅，遍地變成匪世界，文臣專閫，祇知撲刮肥己，武將臨陣，全是情命貪生，時局焉得不大糟特糟呢，到了可法服滿，再起東山，以戶部右侍郎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見武備廢弛，奏訂更新八事，十七年四月闖賊李自成犯京師，馳檄遠近，中有句云，君非甚暗，孤立而隳蔽偏多，臣盡謀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誅囚繫繫，士無報禮之心，征欲重重，民有偕亡之恨，頗切中崇禎那時弊政，所以凡讀李賊這道檄文，竟有十之六七與賊表同情的，誰說文字不足感動人心呀，崇禎見事急，下詔召各路兵入援京師，可法奉詔，揮淚誓師，投袂登舟，渡河至浦口，聞北京已敗守，崇禎殉國，下令大小將士，一齊縞素，望

史可法顧全國計

大局荆棘盈廷爭功
半壁江山福王監國

南京接得賊破北都，崇禎殉國噩耗，人心慌懼，衆文武會議立監國，時福王由松，潯王常澆，避亂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衆恐福王立，或追究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潯王立，無後患且可激功，禮部侍郎錢謙益，兵部侍郎呂大器，詹事姜曰廣，主持甚力，當經決定，移文可法，略言福王倫序當立，但有七不可，貪淫嗜酒，不孝虐下，不喜讀書，干預本地方軍政權，潯王係神宗姪，賢明當立，可法看了來書，遂由浦口還南京，鳳陽總督馬士英以福王昏庸，密結誠意伯劉孔昭，（劉伯溫十二世孫）總兵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合謀推戴，致書可法，徵求同意，可法遲疑不決，魏國公徐弘基，（徐達十世孫）戶部尚書高弘圖，守備太監鞏贊周多人，約集在朝堂會議，呂大器把持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大聲道，今日之事，不同議者死，劉孔昭當衆責問大器，時士英兵掌重兵在外，聯合衆將，率兵衛送福王到儀真，連營駐紮江北，

聲勢甚盛，南京人情惶惶，可法見時事危迫，不便爭執，致由內閣演成大亂，反資北敵以漁人之利，不成了亡國罪魁麼，連歎幾聲，只得顧全大局，附和衆意，用福王名，舉



行告廟典禮，率同衆文武迎王江浦，謁見龍江關，（在江寧縣西儀鳳門外）王素服角帶哭不成聲，可法奉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可法卽率衆文武排班參賀，王面色突頰，起身要走避，可法直前牽福王袖道，（見圖）王不必避，宜正式受朝謁，行禮既畢，卽議戰守方略，可法道，王常素服露宿郊外，刻日起兵北討，明諭天下以決心報仇之義，福王此時，可法說一句，他應一句，並沒有別的意見發表，明日，再朝會，提議監國問題，張慎言道，國事不可一日無主，可卽趕速登基，可法道，太子生死未定，如若南來，怎樣位置，劉孔昭道，今日天位一定，那時誰敢再倡異議，可法道，登基問題，事體關係重大，宜從緩議，衆皆無言，遂散朝。

第三日，福王遂監國，任可法東閣大學士，仍掌兵部事，馬士英仍總督鳳陽等處軍務。

史可法義服悍將

朝端如分肉馬士英覬覦政權

時局悲殘棋史督師肇畫防務

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錦衣衛諸軍，皆入伍訓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南北兩鎮撫司官，一律不設，以杜告奸安人心，時馬士英心在拜相，不料仍叫他督辦軍務，怒甚，立將可法前駁福王七不可立回信，由驛馳奏，並令高傑等奏請可法出閱兵，而士英自率本部人馬入朝覲見，一面發奏，一面起行，奏既到京，可法自請督師，出鎮淮陽，福王此時心亦不滿可法，賂事慰留，乃命便宜行事，各鎮并聽節制，士英既擁重兵至，遂力請正位，福王乃稱帝於南京，以馬士英入閣佐理，掌兵部尚書事，可法辭行時，請以總兵肇基于永綬李棲鳳卜從善金聲桓等從征，並言願慎終如始，時刻戒懼勿懈，如不思遠路，威斷不靈，東南一隅，亦難長保，時李自成棄北都走陝，各處爭殺賊官，據城自保，多不知南都立帝事，可法請速發監國登基二詔，撫諭北省軍民，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時議分江北爲四鎮，劉澤清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駐泗水，經理開歸一

路，劉良佐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揚州素號富華，得功澤清傑都想駐兵，傑先至，揚人苦傑暴橫，閉城拒守，傑怒，圍攻月餘，澤清亦大抵淮上，臨淮士民亦抗拒，而劉良佐軍隊又被澤清所攻，福王命可法往調停，得功澤清良



佐皆聽命，遂往傑軍，傑素畏可法，夜掘地爲坎千百，瘞埋殺掠屍骸，次日，參見可法帳中，色變聲顫，汗流滿面，（見圖）可法推心置腹開誠向彼溫語慰撫，傑大喜，出意外，由此遂心輕可法，用他的軍士防衛，所有文檄，須看過方准發，可法幕府中人，無不憤怒，可法處之坦然，毫不介意，反奏請移駐傑部衆於瓜洲，傑又大喜，語人道，史閣部對咱真是一百一的不含糊，咱老高怎樣報他老人家呢，傑既奉令移軍瓜洲，可法遂建設督師軍府於揚洲，因上疏言，今事勢更非前比，必專心討賊復仇，舍籌餉籌兵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乃建議分佈諸將，令劉肇駐高家集，李棲鳳駐陸寧，專固河防。

史可法志決身殲

魚遊釜中四鎮操戈同室

梅開嶺上浩氣歷劫不磨

張天祿爲關標先鋒，駐瓜洲，高傑雖跋扈，自經可法開府揚州後，日以順逆大義，剴切宣示，傑漸感化，始奉約束，可法因與傑謀恢復，調黃得功劉澤清赴邳宿堵河，傑自提兵直趨開歸，進窺宛洛荆襄，作根本計，並上疏福王，略言，得功與傑嫌隙甚深，傑但知報國殺敵，不再同列較短長，（因黃劉二鎮皆不願居傑後防）時四鎮皆忌傑，每思排除，可法復調傑移鎮徐州，清睿王多爾袞既入北督，復追擊李自成，分兵下江南，貽可法書勸降，詞意狂傲，內有句云，賊毀明朝廟主，辱及先人，我國代爲雪恥，應如何感恩圖報，乃欲雄據江南，坐享成功，豈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否，可法覆書，略稱貴國代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春秋，昔契丹和宋，止歲輸金楮，回紇助唐，不利其土地，既篤念世好，兵以義動，卽不當規此幅隕，爲德不終，反爲賊人所笑，詞嚴義正，風稜逼人，睿王知不可屈，遂積極進兵，可法銳意輕略中原，親帥兵進駐清江浦，

時衆將分汛地各擇便利者，可法乃擇自王家營北至宿遷，最衝要處，自任防守之責，令所部築壘緣河南岸，高傑進攻歸德，而總兵許定國已投降清兵，乘醉擊殺，清兵南下，勢同破竹，所過屠滅，渡淮撲揚州城下，蜂擁猛攻，城遂破，可法自殺，不



死，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爲清兵所執，（見圖）可法大呼道，我史督師，途遇害，城破後，士民男女抗節者甚衆（揚州十日記載甚詳）史記可法在軍戒酒，除夕閱文牒至夜半疲倦，索酒肉，已分給兵士無餘，乃取鹽釀下酒，忽思崇禎，淚下沾襟，倚几臥，至明不醒，知府任民育道，相公此夕臥，不容易得，令鼓吏仍打四更，可法醒，怒責鼓吏，四十無子，夫人欲納妾，歎道，國步多艱，何暇計及兒女，死後，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揚州郊外梅花嶺，清時某知部蒞揚，葺塚修祠，後因著中降亂，亂筆自稱史可法，並言，祠中對聯不佳，白題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壯山河，字體峭勁，問神任何職，乩稱，天曹稽查大使，足證精神不死矣。

管仲經商遇知己

美玉待沽 牛刀小試

斷金同意 商戰競爭

春秋時，論五霸者，以齊桓公居首，（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名五霸）而桓公之所以能治國強兵，安內攘外，皆由管仲之力，考史記載，管仲，字夷吾，潁上人，（屬今安徽）父早死，獨母在，仲少負大志，見天下大亂，王室日弱，綱紀廢弛，風俗靡張，中原大有陸沈之勢，民生已到魚爛之時，感憤時艱，志切澄清，祇因推轂無人，任憑你滿腹經綸，出口錦繡，才華能安邦治國，韜略能撼乾轉坤，祇好坐老牖下，形影相弔，即便熬到鬱挹難解的時候，也不過藉那嗶咄書空，略作發洩罷了，所以管仲處在那生不逢辰的時候，縱然抱瑾握瑜，正合古人所說「英雄無用武之地」，及「貧女如花只鏡知」的那兩句，仲不由心中暗想，懷着冲天本領，知我無人，就這麼無聲無臭，與草木同腐，豈不可惜，既然時運連遭，機緣扞格，也不能守株待兔，須得別想辦法，補助家計，以免老母憂愁，但是處在這般風雨漂搖的年月，進身階級，看來窮措大是沒有指望的，我

想英雄志士，當窮困時候，毋論那一行，都可托身，傳說起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我
不如暫且隱跡商界，謀些什一蠅頭微利，一來添補生活之需，二來聊作養晦之計，也未
不可，當下個人心口相商，便即決定，原來管仲他有個極相好的知心朋友，叫做鮑叔牙



，這鮑叔也是穎上人，他的才器，雖然比不上
管仲，可是性情甚屬契合因此便結了金蘭之好
，有如親手足一般，管仲既打算經商，便與鮑
叔商謀，商定合股開辦了一個百貨商店，物美
價又廉，對待顧客，和藹可親，真稱得是交以
道，接以禮，人人滿意，由打開幕日起，每天
老是應接不暇，（見圖）你想這箇買賣，還能
不賺錢嗎，臨到分紅利的日子，鮑叔知管仲家
寒母老，格外加倍分給，所以管仲嘗對人說鮑叔深知他，境遇艱難，特別優待，錯非是
真正知己，誰能不計較錙銖呢，諺云，銀錢見人心，不像今人平日呼兄喚弟，一共錢財
，你猜怎麼樣，哈哈，交情滿不提了。

管仲怯戰因老母

感時艱 誓起封侯夢

念親老 甘胃貪生名

管仲與鮑叔同心協力，經營商業，日見發達，他二人賽似「一母同胞」，誰也「不多誰的心」，常言說的好，「和氣致祥」，又道，「和氣生財」，所以今日商舖每年元旦門額常貼「管鮑遺風」，便是這個意義，後來鮑叔忽然靜極思動，向管仲提議道，咱二人創辦這個商店，因為人緣很不壞，得以日增月盛，賺的錢可說是不在少數了，不過據愚兄意見，人生一世，草長一秋區區買賣營業，也不足發展我的抱負，現在中央威令不振，民人塗炭，就拿賢弟說吧，學成文武全才，長此埋沒市塵，也不是個久計，我想既然生成一個人，就要為社會造幸福，為世界謀和平，作一番「撐乾坤，補天浴日」之大事業出來，方不辜負此一生，現在兵荒馬亂，我你這個舖面，恐怕免不了要受影響，你我不如「負羽從軍」，來個「驚襄奪尊」，也可以立身顯名，不知賢弟意下如何，管仲當下不暇思索，答道，兄主張極是，弟兄同意，他二人便把這個商店關閉，一同往大營

投効，（見圖）從此便掛名軍籍了，却說管仲自從當了軍人以後，可是每遇上戰事，他總是「望塵先退」，要不，便就是「談虎色變」，老沒有合敵人拚個五合十合，也從未見他衝鋒陷陣過一回，一般弟兄們見他那般蝸蟻蝸蟄，畏首畏尾的情狀，都笑他怯戰愛



身，既然命貴，何必從軍，鮑叔便代為辯白道，仲不是怯戰，亦不是愛身，因為他有老母在堂，故不敢輕身犯鋒，貽老母憂，他這次當兵，是因為生計所迫，又兼兵事要張，走頭無路，所以被迫從軍，想得些口糧，藉佐菽水之資，你們說他個孝心，豈不是難得可貴嗎，全營之人聽了鮑叔這番解釋，人人方知管仲臨陣畏縮，原有難言苦情，此後無不稱管仲為真孝子，就是官長也甚為寵異，便由小兵一步一步的超升，直到了將官地位，沒有汗馬戰功，居然會能鵬程展翼，雖說是憑一點孝心，感動所致，然沒有鮑叔代為游揚宣傳，這貪生怕死的罪名，尚且難免，安望扶搖轉上，鮑叔真管仲知的已哉。

管仲功名起射鉤

瓜代起兵端妖豕助陣
飛箭未命中帶鉤解圍

常周莊王十年，齊襄公使大夫連稱管至父率兵戍守蔡邱，（在東山臨淄縣西）瓜期時候去的，並明令來年瓜期時派人接代，及十一年瓜期，接代杳無消息，將士歸心似箭，頗有怨言，連管二人據情轉達，並請速派接代人前來，以免發生事變，襄公怒，不許，連管二人遂因思歸之衆，倒戈向內，時襄公遊姑夢，大獵於貝邱，忽見大豕人立而啼，射之不中，啼聲益厲，襄公懼，腿顫腳軟，墜於車下，（見圖）豕啣其履去，左右扶襄公返行宮，亂黨攻入宮門，襄公匿陸門扇後，不知大家怎麼會把那隻履放在門扇後面，被亂黨發見，乃爲襄公出，遂遇害，連管二人既弑主，那時兵權在握，夷所欲爲，遂合謀立公孫無知繼位。（無知係齊僖公弟臨仲年子僖公甚愛之）無知爲公子時，嘗與渠邱（山東曲惱縣有渠邱亭）大夫雍廩有仇隙，及嗣位後，雍廩委曲逢迎，卑躬折節，無知見他柔順，也就把前事撇過不究，誰知雍廩是口蜜腹劍，暗中糾合了許多同志，打算實行革

命，一日在朝會時，乘無知不防，打了一個暗號，一擁上前，把無知亂刀砍死，朝中大亂。幸賴國相高俅竭力維持秩序，一面密派人赴莒國，（高姓子爵）召公子小白，（即齊桓公僖公庶子襄公亂事起奔莒避難）那時鮑叔隨的是小白，而管仲隨的是小白庶兄公子糾，也是當國亂時出走，逃避魯國，魯聞齊亂，乃以兵送子糾回齊繼位，不料小白已由莒國疾馳入了齊境。管仲奉了魯侯將令，領一隊人馬前往激截。遇於境上，鮑叔驟馬向前，問仲何故攔截，仲道，齊亂無主，子糾是兄，當主國政，小白在弟位，豈能越次爭立，請公子趕緊回莒，候子糾正位後，再行驛召，方為合理，鮑叔道，小白已到國境，豈能折回莒國，再作寓公，仲言甚不合理，你我今日各為其主，也沒有別話可談，還是把路讓開，免傷感情，管仲一面假作答應，却早一眼覷定小白，暗發一箭，射中小白帶鉤，小白詐死，管仲認為真，引兵去，而小白竟得安然入齊。



管仲推轂賴故人

良友代謀虎口脫險

知己無恙雖穎出囊

管仲射中小白帶鉤，小白詐死，仲信爲真，引兵還報，魯侯以小白已死，爭端已息，子糾主持齊國，已是不成問題的了，何用急忙趕路，乃一面設宴慶賀，下令緩緩而行，誰知小白於管仲走後，率鮑叔並隨扈莒兵疾驅入齊，高傒遂奉爲主，發兵拒魯，戰於乾時，（乾音甘齊時水地逢旱卽涸故名乾時水在今山東博興縣南）魯人因出於不意，又見齊國已有主，兼之齊兵旌旗飛揚，戈矛耀日，人如虎猛，馬似龍騰，古語云，兵以氣勝，齊國那邊是新王初立，人人滿揣着一腔子朝氣，魯國這邊是兵以利動，今見小白已先入國正位，客主之勢，既已懸殊，勞逸之別，也是顯而易見的，況且小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竟穩穩當當的作了全齊之主，足見天佑有福之人，換言之，就是明證，子糾是無福的了，魯國兵將存了這種見解，免不得無精打彩，勉強應敵，軍心已然渙散，那還能有成功之希望嗎，這時齊國大元帥是鮑叔，祇見他統領猛將銳卒，大刀闊斧，橫衝直闖

，戰塵飛起十數丈，殺得魯兵棄甲丟戈，鼠竄兔逸，一直追趕下去，逕抵魯國境界，管仲這時保護子糾拚命由亂軍中衝突奔回魯國，喘息未定，鮑叔兵已壓境，使人語魯侯道，子糾是我主之兄，以親屬關係，未忍自加割斷，請貴國加以誅討，其從臣管仲並召忽二人，皆係仇讐，請得以盡法處置。魯侯此時兵



臨城下，焉敢支吾半句，乃殺子糾於生寶，（史記作笙澗，洎作瀆地，在山東荷澤縣北）魯大夫施伯道，管仲有策路，所在之國，必爲得志，不如殺之，以屍與齊，庶絕後患，魯侯不聽，使縛管仲及召忽，裝在檻車之內，以與齊使，召忽臨縛時，仰天大慟道，我何忍偷生事仇，不如追隨吾主於地下便了，遂觸階石自殺，（見圖）一時觀者皆感嘆，魯侯命厚葬之，管仲束身入檻車內，由使者押往大營，鮑叔親自解收，未交一語，還軍至堂阜，今（山東蒙陽縣東北）釋出檻車，極力安慰，奮雨重臨，悲喜交集，自不必說，鮑叔馳報齊侯，力薦管仲可任國政，並請郊迎。

管仲相齊霸諸侯

展鴻才 大顯經綸手

遏豨突 普施救濟心

鮑叔薦管仲才可相國，力請齊桓公迎勞，待以殊禮，桓公此時亦不念舊怨，惟重國事，遂親迎於郊，談了多時，大加賞識，乃同車歸，任爲國相，號曰仲父，管仲執政，四民不使雜處，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桓公帥十一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又制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十里爲連，十連爲鄉，五人爲伍，軌長帥之，五十人爲小戎，里長帥之，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二千人爲旅，鄉長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并厘訂鹽筴稅制，如十口之家，每月大男食鹽五升半，大女三升半，小兒二升半，又言，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三百九，故限一女一針一刀，耕者一耒一耜一鋤，工匠一斧一錐一鑿，違者罰，桓公問圖霸之術，仲請權力布以通貨財，勸勞桑以裕民食，又立三選以擇賢，分五屬以布憲，贖罪以備器械，國聘幣，反侵地，以示信義，桓公此時虛心聽命，言無不從，故管仲得以發

展其生平抱負，而成致君澤民之功業。兵車之會三，冠裳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推奉中央，鞏固邊防，揚中華之威權。杜外力之侵逼，孔子言無管仲則披髮左衽，孟子言管子以其君弱，可見管仲乃春秋時一大有關係之人物也，至於與滅繼絕，尤在足稱



者，史載衛懿公好鶴，國人不服，狄人攻衛，殺懿公，遂滅衛。大肆殺掠，遺民僅餘男女七百三人，加上共滕兩處共五千人。管仲勸桓公以車三百乘，兵三千人救之，遂逐狄。狄轉侵略邢國，邢不支，男女潰圍出奔齊營求救。（見圖）管仲又勸移兵往救，並具一切器用。遷邢都於夷儀。（故城在河北省邢台縣西名隨宜城）史稱衛國忘亡，邢遷如歸，那一種大同魄力，真可稱為救時之才，衛人感念，救亡拯危，又遣車馬器服。思厚報之，愧力不及，乃賦木瓜之篇以見志，孔子以仁許管仲。正嘉其能封衛遷邢，使危者安，亡者存，不失為時雨之師。先儒有言，五霸雖以齊桓居首，而非管仲，齊亦無由霸，生民災劫已不可問。

管仲病榻論奸邪

鶩高遠桓公墓封禪

策治亂仲父進忠諫

齊桓公既霸，大會諸侯於葵邱。（河南考城縣有葵邱聚其地有盟台又名盟台鄉）打算從事封禪，管仲道，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祇十之二，大抵皆先受命然後封禪，桓公道孤家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北上卑耳山，南登熊耳，瞻望江漢，威望之隆，超前軼後，我想三代受命，也不過如此，仲道，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以爲黍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以爲承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進比翼之鳥，一切諸物不召而自至者居十之五，今則嘉穀不生，蒿棘成林，祥瑞不報，鴟鴞迭見，如何能談到封禪，桓公一團高興，被管仲這一席話說的涼了半截，遂即打銷封禪念頭，周漢王七年，管仲忽得病，桓公親往府第探視，就榻前握仲手含悲問道，仲父的病，萬一不諱，羣臣之中，誰可繼任，管仲道，知子莫如父，知臣莫如君，主公意中，宜有合選之人，桓公道，易牙（即雍巫因桓公食不甘味殺其幼子烹以獻公以爲

愛己甚見寵達）何如，仲道，忍殺子以悅吾口，不近人情，豈可任以國事，公又道，開方（衛公子去衛來齊）如何，仲道，昔其親以事他人，不近人情，豈可任以大事，桓公又道，堅刁（卽寺人貂自割其生殖器要求入宮供奉桓公以爲忠甚信任）可矣，仲道，自殘



其身以求入宮，此必有大慾存焉，此種不近人情之舉，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假以權柄何異與虎添翼，桓公道，然則鮑叔宜矣，仲道，鮑叔爲人，疾惡太甚，見人惡終身不忘，此其所短，臣意尙未見其可，公道，說來說去，沒有一個人，這該怎麼辦，仲道，據臣愚見，隰朋頗宜，此人居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主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主公意如何，桓公道，仲父以爲可卽無疑義矣，只見管仲面色大變，喘息言道，天生隰朋，以爲管夷吾舌，身死舌安得獨存，（見圖）及仲死後，不久隰朋亦死，桓公自管仲死，受制於寵倖，幽禁絕食，死時以袖掩面，有愧見仲父之歎，管仲生而齊桓霸，死而齊桓囚，誠天下奇才哉。

李廣不愧飛將軍

才氣無雙共推養叔神箭

老成持重力障匈奴狂鋒

李廣，西漢時隴西成紀人，其先祖李信，在秦始皇時爲將，以逐得燕太子丹著名，本家槐里，後徙成紀，家世以來，騎射相傳，漢文帝十四年，匈奴大舉入蕭關，廣以良家子從軍效力，因精嫻騎射，殺獲甚多，補中郎，族弟蔡亦爲郎，官皆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扈駕遊獵，每射猛獸，戈飛鳥，盤馬彎弓，發無不中，文帝見其弓馬熟練，深爲嘉賞，嘆道，可惜卿生不遇時，如使卿當高祖時，萬戶侯算不了什麼，及文帝去世，景帝繼位，廣由隴西都尉遷騎郎將，七國反時，（吳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卽七國於景帝三年正月間連兵反對中央以誅晁錯爲名因錯請削七國封地也）廣爲饒騎都尉，從太尉周亞夫擊吳楚兵，斬將塞旗，勇健冠三軍，補上谷太守，日與匈奴接觸，頗多殺獲，典屬國（漢官名）公孫昆邪深惜廣才，一日當殿泣奏道，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屢與匈奴戰，恐或敗亡，未免可惜，請量移近處，以示保全，景帝乃移廣爲上郡太守，後

民族精神

二九

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與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顯名，匈奴侵擾上郡，漢廷特派中貴人來廣車前，部勒精卒，助擊北兵，中貴人意甚輕敵，率驍騎百餘人，棄大軍趨利深入，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從騎且盡，中貴人走還



報告，廣驚道，這三人如此殺法驍勇，一定是匈奴射鵰手，乃自將百騎往追，三人被追急，皆下馬步戰，且戰且走，廣下令衆騎張左右翼，而本人自引弓注矢射三人，（見圖）殺其二，生得一人，訊問之下，果係匈奴射鵰手，遂網綁上馬，望後面塵土飛揚，匈奴追騎數千馳至，見漢兵不多，疑爲誘敵之兵，皆驚，走上山，廣所率之百騎惶懼，欲急退走，廣道，吾衆去大軍數十里，如若退走，胡騎追射我立盡，今我若示以鎮定，彼必以我爲疑兵，必不敢擊我，乃下令前進，有敢退者斬，進前未到匈奴陣線二里許，復下令止步，并令下馬解鞍，衆道，敵多又近，一到危急，如何抵抗，廣道，他料我必走，今解鞍示不走，叫他不測我虛實。

李廣射石沒箭鏃

風勁弓鳴將軍用計脫難
誤石作虎北平化險爲夷

匈奴見廣人少，疑係餌敵之兵；後見他下馬解鞍，越發信爲誘兵，不敢擊；有番將手提雙錘，身騎白馬，出陣偵察，廣飛身上馬，率十餘騎馳前，射殺白馬將，復還其處，仍下馬解鞍臥，時已日暮，匈奴終疑漢有伏兵，恐夜見襲，乃引去，天明，廣乃引還；諸將不知廣何往，及問明，莫不服廣之胆略，那時以名將見稱者，獨廣與程不識不識馭軍嚴，李廣馭軍寬，雖皆爲名將，而士卒多樂從廣而苦不識，卽匈奴亦畏李廣之才勇，相戒勿輕犯其鋒，景帝崩，武帝立，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時匈奴兵多，廣兵少無後繼，被匈奴包圍，遂致慘敗，單于平日甚重廣，下令道，要活李廣，不要死李廣，廣既爲胡騎所注意，萬衆攢門，四面如銅牆鐵壁一般，左衝右突，拚死苦戰，終不得出，以傷重力竭，遂爲胡騎所得，置兩馬，以韁爲絡臥廣於內，走十餘里，廣假裝死，偷看旁邊有一少年騎快馬，廣乘他不防，忽竦身飛騰而上，推少年下馬，取其弓箭，鞭馬

南馳，（見圖）數十里收合散卒，因引而入塞，胡騎數百追之，廣取奪得之少年弓箭，用連珠射法，殺追騎甚衆，遂不敢逼，漢廷議廣出塞無功當斬，武帝祇免廣職，廣家居數歲，嘗往山中射獵，一夜，引兩騎出遊田野間，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喝令止步，廣



從騎道，故李將軍，尉冷笑道，今將軍還不准夜行，說甚麼故將軍，勒令廣止宿亭下，未幾，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敗韓安國之兵，武帝起廣右北平太守，匈奴聞廣復出，乃引退，數年不敢入右北平，廣在那閑居無事，嘗藉出獵解悶，一日出見草中石，疑是虎，射之，石中沒鏃，細視方知是石，因復再射，箭不能再入石，人無不稱奇，廣在北平，以前民多苦

虎害，及廣至任，悉數射殺，爲地方除害，爲人長身援臂，射時，須在數十步內，度不中不發，一發即應弦而倒，與人聚飲，則畫地爲軍陣，量得之闊狹，爲飲酒之先後，好整以暇，亦頗具儒將風趣，爲二千石四十年，所得俸賜，皆分散將士，飲食與共，故家無餘資，亦從不言家產事。

李廣才高歎數奇

命塞時乖百戰餘生空侯夢
神傷氣短老去往事化劫灰

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衛青出定襄擊匈奴，諸將以功得侯者甚多，而廣軍稱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一同出發，分首進軍，相隔百餘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將士皆懼，廣使子敢探敵強弱，敢獨與數十騎馳衝敵陣，出其左右而返，告廣道，番奴不夠一掃，衆心漸安，廣爲圍陣外向，匈奴四面急擊，箭如驟雨，漢兵死傷過半，箭眼看就用完，廣令兵士持滿勿發，自以大黃（連弩之稱一發可殺數人）射其裨將，殺數人，匈奴亦漸漸力懈，值日暮，將士皆面無人色，而廣意氣如常，軍中皆稱其勇，明日復力戰，博望侯兵亦到，匈奴以廣軍有援，乃引去，漢兵亦疲乏不能追，吏議廣軍無功，故賞格不及，廣族弟蔡與廣同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時，任代王相，元朔五年，爲野車都尉，從大將軍擊右賢王，以功封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

色，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廣部下將士，亦有以軍功取封侯之賞者。廣自念，我才能并不見居這一般人後，威望也不是不及這般人，何以人家扶搖直上，鵬程展翼，我會老不得發跡。這個道理，我實在不解，有一天，與相士王朔閑談，因問道，



承

自漢擊匈奴，廣無役不從，諸部校尉以下，才智不及中人，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我汗馬不落人後，然卒不得封邑，豈是相貌不當封侯，還是生命註定的嗎，請先生明教，朔道，將軍這話，是但知觀人，昧於觀己，請將軍平心靜思，有沒有抱恨的一兩樣事情，廣忽悟道，我嘗守隴西，羌夷反，我誘降八百餘人，我醉以酒，一時全給殺了，至今想起這事，後悔也來不及，那末我的不封侯，這也算一個原因嗎，朔道，禍莫大於殺已降，這正是將軍不得大功不得封侯的確據，廣長嘆道，這就是了，我嘗聽古人說，殺降不義，又說，天道好生惡殺，當時因一時氣忿，不加細思，鑄成大錯，這才是自作孽，不可道，待怨誰來。

(見圖)

李廣長抱英雄恨

山東道衛青逞鬼計

賚遺恨老將悲輕生

元狩四年夏，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分道出擊匈奴，廣入朝見武帝，請隨軍自效，武帝見其年老，不許，廣再三力請，帝始許，以爲前將軍。既出塞，大將軍捕得細作，知單于所在，乃自率精兵往襲，令廣從右將軍趙食其出東道，東道地勢迂遠水草又少，無異陷入絕地，廣見大將軍自請道廣部係前軍，今大將軍乃從分出東道，且廣自結髮卽與匈奴戰，從未一當單于，今乃得與單于接觸，機會難逢，廣願居前死戰報國，大將軍已陰受武帝命，說李廣年老數奇，勿令當單于，恐反致敗軍辱國，今又見他說出一個死字來，越發不敢從他的請，這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此次從大將軍出塞，大將軍與敖頗相得，意欲令敖隨己同擊單于，故從廣軍出東道，廣聽見這消息，復往見大將軍力辭，固請當前部擊單于，大將軍怒不許，令長史封書與廣幕府道，急詣部，如違，以抗令論，廣見大將軍不允所請，乃悻悻起行，并未謝大將軍，卽令引兵與右將軍合軍出東

道，軍無鄉導，屢迷路，致行期後於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值日將入，大風起，飛沙走石，撲擊人面，兩軍不相見，單于遁走，不能得而返，途過幕南，始遇前將軍右將軍兩路人馬，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酒肉慰勞，因聞失道狀，以便



據實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責廣往府具狀，廣道，諸將士無罪，我自失道，我今自上狀，因慷慨語部下道，我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乃徙本部，路迂遠而又迷失路，這不是大意嗎，況我現年六十多歲，以垂老之年，對刀筆之吏，再有何面立於人世，遂引刀自殺，（見圖）部下皆哭，百姓聞李將軍死，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揮淚，廣將兵以來，與士卒共甘苦，雖至饑渴時，所部未盡食，不先食，未盡飲，不先飲，故將士咸樂爲用，能得其死力，子三，長當戶，次椒，三敢，當戶椒先父死，敢以軍功封侯，任郎中令，恨大將軍陷其父，擊傷大將軍，敢真不負其名。

穎考叔孝母成名

打獵養親 菽水承歡 笑
憎長愛幼 宮庭起風潮

穎考叔，春秋時鄭國人，生性純孝，事父母能得懽心，父死後，到他母親跟前，益發先意承志，就是一飲一食，必得他母親吃喝完了，他方纔敢入口，如若他母親稍有一點不適，食品懶得去動，他也就不吃不喝，必待恢復原狀，他便也飲食照常，但是考叔家境寒苦，人口雖然簡單，祇是外無負郭之田，內無隔宿之糧，全靠的是 叔天生神勇，武技超羣，有平地行舟之力，擅百步穿楊之巧，每日去到那荒野深山所在，打些飛鳥走獸，把來出售，以所得之價，買些酒肉並各樣食物，回去合他母親同吃，有時老人家想吃野味，他便把打得鹿兔做成羹舖，（見圖）再配幾種山蔬野菜，老人家吃了，覺得甚合口味，喜笑顏開，考叔也跟着喜懽，所以這單調小家庭，組織雖不完全，然考叔他母子二人，却是逍遙自在，無思無慮，古人說的好，事貧賤之父母，貴乎能養志，心意順適，高堂自當快樂，按說人子事父母，這孝字是應盡的職務，要知自己的身子，由何處來，

天下無有無父母之人亦無有不應當盡孝之人，百行孝爲先，這道理，從古至今不能變，考叔既有孝行，因而親友鄰里，沒有不稱讚的，常言道，人的名，樹的影，考叔孝名宣傳，國人全都敬重，鄭莊公爲太子的時候，已聽得這考叔大名，及到繼了君位以後，乃



一

使人宣召考叔來見，只見儀表雄偉，顧盼生威，語左右道，好一員虎將，自古道忠本乎孝，此人既能孝其母，必能盡忠於我，卽拜爲穎谷封人，職掌封疆，候有勞績，再行升轉，考叔謝恩出朝，自此便由打野的獵夫，一躍而爲職守的官兒了，却說莊公在爲太子時，他母姜氏因生他時受了多少苦惱，（書上說是橫產）好容易九死一生的才生下來了，因取名寤生，心中十分厭惡，後來又生次子，名段，及到長成時，生的一表人才，儀容秀瑋，而且多力善射，武術精通，免不得偏愛次子，長子寤生越發成了眼中釘肉中刺了，每在寤生父親（武公）面前，說次子好應居儲位，武公道：長幼不可亂，封段於共城，號爲共叔。

穎考叔獻鶉悟主

傻太叔聽母抗兄
痴姜氏弄巧成拙

武公死，太子寤生繼立，姜氏要求改封次子段於京城。京城地廣民衆，跟鄭國都城相仿，姜氏打算厚殖次子勢力，好合寤生爭國，那叔段受了母親密囑，便也起了不軌念頭，自到京城後，他便聚兵練武，積草屯糧，對於所管地方，貢稅都要交到他那裏，兵車都要聽他的調動，并每日托名遊獵，自己出城閱軍校武，收西北二鄙民衆，編入軍冊，又假託追盜，突出不防，襲取鄆邑及廩延二處，莊公久知老母愛段憎己，合謀暗害，不過恐事機不熟，罪惡不彰，要是一下手懲辦，一負不孝慈母之名，二有不能容弟之責，所以隱忍不發，後來見叔段越來越橫，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乃假托朝周室，使公子呂率兵伏在京城鄰近，姜氏心喜，密使人告段，命他引兵襲國都。自己內應。誰知莊公早料到此一着，伏人在半路截住，把原書的日期改了，叔段接書，忙引兵出了京城來襲鄭都，他剛出城，公子呂就殺進城中，叔段走在半途，聞知內變，又聽說莊公已由廩延一路



母哺養，長大卽啄食其母，因牠不孝，故捕來進獻，請主公領略些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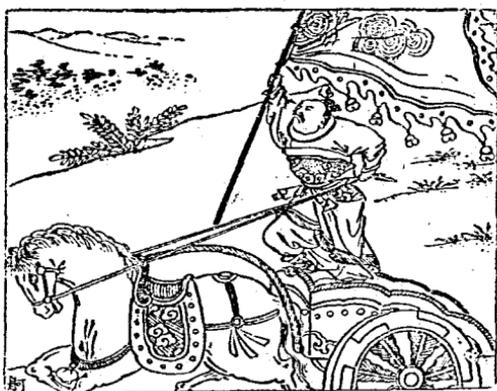
殺回來，嘆道，我母誤我，我何面目再見吾兄，時手下兵散退大半，乃奔共城，莊公督兵圍攻，不到半日，城破，叔段自殺，莊公入城，撫叔段尸首，大哭一場道，吾弟何竟如此，遂又詳細檢查，姜氏所寄之書尚在，卽取太叔回書，封在一處，使人馳到國都，呈姜氏觀看，並派上卿蔡仲護送姜氏到潁地安置，傳莊公命，不到陰曹，誓不再見，姜氏見了兩封書，心中又羞又氣，自己也實在沒臉合兒子相見，卽時出離宮門，由蔡仲護送，逕往潁地去了，考叔那時正打點往郊外射獵消遣，忽聽母后駕到，心中納悶，暗想，這個地方，母后到這裏玩賞什麼呢，及見蔡仲，叙明原委，方知是莊公逐母到此，不覺憤形於色，語仲道，母雖不慈，子不可不孝，主公如何作此虧倫傷化之事，乃心生一計，獵得鴉鳥幾隻，假托獻野味兒，（見圖）禮畢，公問道，汝獻的是何鳥，答道，鴉鳥，這種惡鳥，小時賴

穎考叔爭車死義

鄭莊公掘地踐誓言

公孫闕暗箭遭慘報

莊公知諷己，默不語，值膳房進蒸羊，命割一肩賜考叔，考叔不吃，接來包好藏在袖中，莊公怪問，考叔道，承主公惠賜厚味，不敢獨享，欲携歸奉母，莊公嘆道，卿真孝子，但你尚有母可奉養，孤家此時欲盡孝不得了，遂把逐姜氏出宮及死後再見誓言，詳叙一遍，考叔道，太叔已死，國母止主公一子，如不奉養，何異鴉鳥，主公既有悔心，某想不如掘地見水，建一石室，迎國母在內住，告以思念之苦，料國母念子，亦同主公念母，母子在石室相見，豈不跟死後一樣，公大喜，從其言，母子會面，抱頭大哭，莊公奉母同居，感叔考曲全自己母子之愛，升爵爲大夫，與公孫闕（卽子都）同掌兵權，那時各國諸侯中，惟有鄭莊公是個老奸巨猾，沒有他的對手，所以他僅憑一個小小鄭國，東蕩西殺，鬧的烏烟瘴氣，那年因假傳周王命伐宋，傳檄徵兵許圍（今河南許州）抗命，謀出兵問罪，大閱兵馬，在大車豎豎弧綉旗一面，上繖金鈴二十四個，旗長三丈餘，



上書奉天討賊四字，下令有舉旗走履如常者，並大車賜與，拜爲先鋒，只見叔考，挺身出班，走上前去，左手搭住，右手一托，左旋右轉，如舞長槍，使的呼呼風響，旗飛揚舒卷，全身喝采雷動，莊公喜甚，卽拜爲先鋒，公孫闕出班相爭，叔考一手挾車轅，一手拖大旗，飛也似的跑了，（見圖）闕追不上，恨聲不絕，兵到許國，齊魯二國起兵來會，圍城攻打，許人堅守不下，第三日，叔考手挾捲弧大旗，湧身一跳登城，剛踏到城堦上，公孫闕早已看見，心懷忌恨，暗發一箭，正中叔考後心，連人帶旗，倒跌下來，鄭公只認是守城人所害，怒甚，督兵猛攻，大刀闊斧，排牆直上，許人不支，城遂破，許君逃往衛國而去，事定後，鄭公深恨射叔考之人，未知是誰，召巫咒詛，三日將畢，鄭公親焚祝文，忽見一人蓬首垢面而來前哭道，臣考叔先登許城，忠心報國，公孫闕暗箭殺我，特來索命，蒙主公垂念，九泉感德，卽用手刺喉噴血如注，立死，鄭公急視，卽公孫闕，驚歎不止，河南登封縣有穎叔考廟，名純孝廟，聞甚靈感。

周亞夫囊錐脫穎

烽火連天匈奴肆猖獗
車駕遄發漢帝勞士卒

西漢文帝後六年冬，匈奴大舉寇邊，陷上郡（今陝北膚施縣）雲中，殺掠甚慘，烽火通於甘泉長安，命周亞夫（條侯周勃次子熟習軍略）爲將軍，率兵屯細柳（今陝西咸陽縣西南有細柳倉卽亞夫屯兵處）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劉禮屯霸上，徐禮屯棘門，（今陝西咸陽縣東北卽秦時舊關門）嚴兵布防，軍威甚盛，文帝命所司備辦犒勞物品多種，大陳儀仗，分別親往各軍慰勞，以資鼓舞，而壯兵氣，先由長安至霸上軍，次至棘門軍，都是一直長驅馳入，將帥皆遵照儀注，送迎盡禮，一般扈駕的侍衛人等，莫不趾高氣揚，睥睨一切，所謂狐假虎威，得意忘形了，及由棘門出來，乃復往細柳，亞夫軍前已得報，遂下令軍中，全副武裝，各持兵刃，張弓注矢，列陣以待，彷彿防敵一樣，那時隨扈前站之先驅先到，都尉禁止通行，先驅道，聖駕在後，少刻便到，都尉道，將軍有令，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移時，文帝駕至，仍是不得入門

文帝見其壁壘整嚴，紀律明肅，心中已暗暗喝采，但以不能入大營，見亞夫一面，實行慰勞一番，未便就此罷手，乃使近侍持節諭周亞夫將軍，欲入營勞軍之意，亞夫乃傳令開壁門，把門令士語扈騎道，將軍約束軍中，不得驅馳，文帝聽了，便命按轡緩行，



及至入了壁門以後，亞夫披甲持戟出迎馬首，長揖言道，介冑之士不敢用跪禮參見，請以在軍言軍之軍禮參見，（見圖）文帝見亞夫英風抖擻，舉動不凡，當下改容欠身，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并致犒勞禮物多種，亞夫當即代表全體將士答謝，禮成而去，既出軍門，侍衛人衆，無不相顧吐舌，文帝嘆道，唉這纔算得真將軍，霸上棘門兩軍，如同兒戲一般，兩軍之師，不難掩襲而擄，誰像這位周亞夫，森嚴如此，當然是不易犯的了，一路之上，贊不絕口，後月餘，匈奴以防務穩固，知難懸軍深入，是不能成功的，乃引還，而漢廷亦遣散各將布防之兵，文帝已知亞夫是個將才，特拜爲中尉。（尊掌巡輯京師保衛人民職務）

周亞夫戡亂立功

可任緩急漢天子知才
剿平叛逆周太尉用計

後七年，文帝有疾，死時語太子啓道，周亞夫真有將帥才，以後如有軍事，此人可獨當一面，必能安國禦侮，文帝崩，太子啓立，（卽漢景帝）晁錯建議削諸王封地，爲強幹弱枝之計，吳王濞乃發起抵抗，（吳王濞係漢高祖兄仲子十二年封吳王高祖道此兒有反相因捨濕背語道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必是汝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勿反濞頓首道不敢）糾合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魯王戊趙王遂連兵反，馳檄上書，以誅晁錯爲名，進攻梁棘壁，鋒銳甚，數敗梁兵，梁王武城守睢陽，使人走京師告急，景帝乃拜亞夫爲太尉，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亞夫既受命，因請道，楚兵剽悍，難與爭鋒，請以梁委之，絕其食道，方可制其死命，景帝從其言，亞夫乃乘六乘（欲急馳故乘傳車六乘）傳會兵榮陽，行至霸上，趙涉遮道戲計道，吳王素富，懷輯死士數十年，今知將軍會兵進擊，必伏人於轍澗險阻之地，於半道出不意，行其劫殺鬼謀，不可不備，兵事貴

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以藍田山名縣屬陝西關中道）出武關，抵洛陽，不過相差一兩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必大驚動，以爲將軍從天而下，正合兵法先聲奪人，上兵伐謀之妙用，亞夫稱善，乃乘傳急馳，至洛陽，大喜道，吾已據榮陽



，以東不足憂，使兵搜殺澠間，果得吳伏兵，乃引大軍東北走昌邑，深壘而守，吳攻梁急，梁王武連次求救，亞夫不許，王告於朝，帝詔救梁，亞夫不從命，惟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糧道，吳王分兵犯亞夫壘，亞夫堅壁不戰，吳人攻東南角，亞夫令備西北角，已而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時吳楚士將因前有強兵，後無歸路，皆無戰心，潰散大半，

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殺吳將，楚戊（見圖）傳首京師，計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既，皆自殺，當七國兵起，袁盎請殺晁錯以解，景帝惑其言殺錯，而兵不解，若非亞夫深沉有謀，能當大任，亂何自平，然此亦由漢文帝知人。

尉遲恭棄暗投明

槍鞭顯神威
黑煞降世
鐵芥逢英主
青眼獨鍾

尉遲恭，字敬德，隋時朔州人，貌偉面黑，勇猛過人，擅長馬槍，（卽長矛）運用如飛，當他使稍時候，不亞如怪蟒翻身，神龍擺尾；又善用鋼鞭，當者無不立死，人皆呼爲黑煞神，大業年間，天下兵起，易州宋金剛亦聚衆暴動，恭往投靡下，金剛素聞其勇，待之甚厚，恭每勸金剛勿侵掠人財物，勿縱兵妄殺人，我等舉事，本意一爲自保，二爲天下除害，當殺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則義旗所指，自然風靡，金剛不能用，後金剛被竇建德所破，部衆降亡略盡；乃奔武周處，（時武周自稱定楊可汗）武周號金剛爲宋，（武周兵敗奔逃時部下無隨者獨尉遲恭從之）使率兵攻並州，進逼晉州，絳州，龍門，皆破之，時守太原者，係唐齊王元吉，見事急，夜率領妻妾奔還長安，武周遂據太原，恭隨金剛入并，每戰輒躍馬當先，槍鞭一舉，唐兵皆胆戰心寒，相語道，此人活似天神下界，我輩如何是對手，枉送性命，故此金剛風捲殘雲的收了全晉，唐高祖（李淵）欲放

塞大河以東，保守關西，秦王世民道，太原王業所基，國家根本，河東富足，京邑所資，豈可放棄，兒願得精兵三萬，收復汾晉，高祖乃發關中兵，命世民將，往擊金剛，自龍門渡河，屯柏壁，（在山西絳州西南）深溝高壘不戰，但令偏裨隙抄掠，既而永安王



孝基（李淵族弟）攻賊席呂崇茂，金剛使恭引兵往救，唐兵望塵即潰，孝基被恭活捉於上引潁，世民使殷開山伏兵美良川（在絳州東北）出不意邀擊，大破之，恭又收集餘趨蒲坂，世民自將步騎由間道驟擊，恭兵驚潰，乃舞槍奪路去，值金剛糧盡，謀北退，世民急追，至雀鼠谷，一日八戰，俘斬十萬人，世民不食已二日，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引兵趨介休，金剛率殘兵萬人背城死戰，世民使李世勣攻其前，自帥精騎抄出其後，金剛衆大亂，遂奔突厥，金剛出戰時，留恭守城，後見大勢已去，死守亦祇犧牲閭城生命，於事無濟，乃舉介休降，（見圖）世民得恭，喜甚，使收合散卒八千，與諸營相參，唐衆將皆言恐有變，世民不聽。

尉遲恭重圍救主

推心置腹 李世民待人以誠

耀武揚威 單雄信恃強殉命

衆將以世民信任恭，叫他仍領舊部與唐兵相參，深恐生變，世民不聽，武周見金剛敗走，知太原難守，亦棄城奔突厥，不多日子，想仍歸馬邑，事洩，被突厥所殺，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得，立行腰斬，唐主既得并州，復使世民督率諸軍討王世充，世民使行軍史總管史萬自宜陽南據龍門，（此卽伊闕俗亦名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進圍河內，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黃君漢攻迴洛城，大軍屯北邙連營進逼，世充佈防青城宮，（在洛陽縣北大業初年所建），世民亦列陣相拒，世充隔水問世民道，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篡位國號鄭）世充並未侵犯陝境，王忽舉兵東來，是何用意，世民使恭出馬答道，四海已歸版圖，惟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道，雙方息戰議和，保境安民，豈不甚善，恭又厲聲應道，奉詔令取東都，未奉詔令講好，相持至日暮，各引兵退，次日，世民遣王君廓攻拔鞬鞞，兵威大振，於是楊才幹以濮州降，楊慶以管州降，魏陸以榮州降，王雄以陽城

降，王要漢以汴州降。世充子元應鎮虎牢，聞諸州叛降唐，大懼，奔快洛陽，許州州人亦相繼降唐，時劉武周降將多叛歸世充，唐諸將疑亦同謀，恐生內變，遂將恭監押起來，並派人代將其部兵，嚴加約束，屈突通殷開山密語世民道，尉遲恭驍勇無比，留



之終是大患，不如殺之，世民道，恭如有反心，決不能在諸降將之後，汝等勿疑好人，立命釋放，仍舊任職，並召入臥內，賜以金道，大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如必別圖高就，卽以此金作爲餽贈，聊表一時共事之情，恭感泣，誓死報，過三日，世民帥五百騎巡視戰區，世充引步騎萬餘突至，包圍世民數重，單雄信舞槍驟馬直取世民，世民方欲揮劍迎戰，

恭此時正在世民身後，一見雄信來犯，當卽瞑目大呼，拍馬直前，舉槍橫刺雄信墜馬，（見圖）世充軍皆披靡，恭卽保護世民，殺出重圍，世充將士，無一人敢犯其鋒者世民既出圍，復引兵還戰，大破世充兵，恭恭道，將軍相報，何如是之速，由此寵遇日隆。

尉遲恭心鎮山嶽

牛口峪夏鄭駢俘

玄武門兄弟操戈

王世充兵屢敗，唐兵逼洛陽，世充見事急，遣使求救於夏，（竇建德國號）夏王建德自將兵十五萬水陸並進，連破十餘州縣，營於成皋東原，遣世民書，請退軍滎關，返鄭境地，購和罷兵，世民不許，建德聚諸將會議，衆書主張決戰，祭酒凌敬道，大王如悉兵渡河，取懷州河陽，建旗鳴鼓，蹙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趨蒲津，拓地收兵，關中必然震懼，洛陽圍自解，建德妻曹氏道，祭酒言是，欲解鄭圍，非此不可，建德道，婦人何知，此計豈能制勝，遂下令出牛口，（峪名在河南汜水縣西北）布陣延長二十里，鼓噪前進，時唐兵已將洛陽合圍，掘塹築壘，困而不攻，塹中絕糧，死亡山積，世民見夏兵大隊擁進，乃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夏兵陣西南上，夏兵陣動，世民自帥精騎與尉遲恭秦叔寶史大奈程咬金等捲旗直衝其陣，出陣後，張唐旗幟，夏兵望見驚亂，遂大潰，建德落荒匹馬逃走，恰遇恭，建德在羣雄中，素以勇悍善戰著名，此時兵敗氣餒，

又心懷恭神威，明知不是敵手，趕即撥馬奪路而走；恭大喝休退，驟馬追之，手起一槍，刺中建德後腿，翻身落馬，恭手下部將楊武威直前擒住，恭解建德獻功，世民責道，我討世充，何干汝事，建德道，我自送命，免再遠取，建德既敗，世充亦降，（史載建



深，元吉定計暗殺世民，秦府將佐皆勸世民先發世民歎道兄弟相殘，古今大惡我義不忍爲，恭道，大王如不忍先發，恭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左右，交手受刃，世民意遂決，伏兵玄武門，候健成元吉入朝，恭銅鞭擊殺健成，元吉驚走，恭追及，銅鞭起處，腦漿迸裂而死。

德世充均伏誅）未幾，建德舊將劉黑闥起兵潯南，世民移兵進擊，恭爲先鋒，賊望見旗幟，互相傳說，皆不戰而潰，遂擒黑闥斬之，大亂已平，天下大定，太子健成，齊王元吉，心忌秦王世民，日謀陷害，以恭爲世民心腹勇將，欲誘爲己用，贈以金銀器一車，恭辭不受，（見圖）告世民，世民道，將軍心如山嶽，雖積金至北斗，亦必不移，既而健成與世民仇隙日

尉遲恭殿前奪槩

英姿颯爽侯君集服輸

滿目瘡痍唐太宗下淚

世民既殺建成元吉，乃入向高祖謝罪。高祖道：建大謀，平大亂，皆汝之功，我早想立汝，汝力辭，汝兄弟不相容，我已知之，只因都是我子，無法可處，今建成元吉既死，太子當然屬汝，我心亦慰，世民跪吮高祖乳，慟哭多時，及高祖崩後，世民繼位，（唐太宗）封恭爲鄂國公，恭素以馬槩著名當世，陳公侯君集亦精馬槩，自稱天下無敵，太宗一日語君集道，汝雖長馬槩，未必能空手奪槩，汝終不及敬德，君集不服，請與恭當殿比試，乃手執長槩，飛步直撲恭，用了個金雞亂點頭的着數，舉槩連刺，恭手無寸鐵，直立殿下，見君集槩刺來，調用閃展騰挪工夫，槩休想近他身，君集羞怒，最後用盡平生力量，一槩分心刺去，恭眼明手快，一手挾住槩桿，折作兩截，（見圖）君集方纔服輸，（稗史載貞觀十三年太宗患病甚危，夜間宮內卽鬼哭神嚎，隱隱聞有索命之聲，詔命尉遲敬德與秦叔寶把守宮門以禦邪厲，果然安靜無事，故唐人詩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褒公卽叔寶，鄂公

即敬德可見其神勇足震服厲鬼今日民間元旦日門首多貼門神相傳即沿襲此事而起取其安宅驅崇或言今日門首所貼門神是神荼鬱壘非叔寶敬德想係未閱稗史不知有此段神話之故查陝西蒲城縣興市鎮有所謂門神局專以印門神爲業生意異常茂盛起家者不少近數年來稍



見減色其所畫之門神像即敬德叔寶與平市陰歷年終所售之門神相同）史又載，當恭爲鄜州（屬陝西杜少陵詩有今夜鄜州月閨中祇獨看即此）都督，入朝時，太宗問道，近日人多密告卿有反謀，是何緣故，恭道，恭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日所存，皆鋒鏑之餘，天下已定，乃更疑恭反，遂一而在殿上解衣委地，露出身上瘡痍遺痕，並一而言道，反不反恭無可辯，此一身瘡痍遺痕，堪資証明，太宗撫摩流涕，因道，我欲以女妻卿，結爲婚姻如何，恭道，賤妻醜陋，久共患難，聞古人富不易妻，此言不敢聞命，太宗乃止，如尉遲恭之勇而知饒，可稱奇男子矣！

狄仁傑望雲思親

推己及人義氣能感格
執法不倚直聲動宸聰

狄仁傑，字懷英，唐時山西太原人，性至孝，「事父母先意承歡，鄉里推重」，少時嘗同友人以事赴他處，久不得歸，「繫命老親，形於詞色」，友人知其苦心，約赴郊外散步，藉破積悶，仁傑不得已，勉強同行，至郊外，舉首忽見一簇白雲，飄宕空際，不禁泫然，淚下如雨，（見圖）指語友人道，此一簇白雲，卽是我父母所處的地點，只是「白雲在望，不見吾親」，叫人怎不傷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友人勸慰，方纔收淚，後事畢歸，其父母爲述某月日思念頗苦，仁傑細核計，卽係己「望白雲之日」，可見「遊子思親」，與「高堂望兒」，其「精誠團結，固出一致」，考唐史載，仁傑任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以上官派赴絕域公幹，仁傑素知崇質母老邁，又多病，今崇質如遠離，母老無依，勢必斷送殘生，因思，我既與崇質同事，誼等兄弟，「彼母卽我母」，彼今既有萬里之役，我何妨代勞效勞，留他的身子，侍奉老母，一來盡我爲朋友之心，二

來免他抱風木之痛，主意決定後，即往見長史蔭仁基，聲明崇質母老且病，不能遠行，本人願其奉使，說的「慷慨激昂，義形於色，仁基不禁肅立起敬，長揖道：狄公「古之俠士」由此崇質得免遠役，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挾嫌成仇，後相語道：我輩豈可不自羞



，遂「棄仇修好」，儀鳳元年，將軍權善才，中郎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詔命立斬，時仁傑任大理寺，奏罪不當死，高宗道：我不殺，即是不孝，仁傑力爭，帝怒，命出，仁傑道：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然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法不至死，而處斬決，是「法不信於人，人何所措其手足」漢張釋之有言：如有盜長陵一抔土，（盜土即是掘墓因不敢明言掘墓故止言盜土）將以何法處之，今以一株柏樹，殺二將軍，書之史冊，後世將謂陛下為何如主，所以不敢奉命者，非特恐陷陛下於不道，且恐身死後，無面見釋之於地下，侃侃直陳，無絲毫畏縮狀，高宗喜仁傑「守正不阿」，怒解，命停刑，擢仁傑侍御史。

狄仁傑銅肝鐵胆

斧劈妖樹冤獄雪覆盆
量容青蠅大度同淵海

當武則天光宅元年，因改旗幟服色官名，並立武氏五廟，仁傑抗言力爭，以爲不可，武后怒，仁傑因請出外，武后亦畏其多言，乃左遷河南巡撫大使，以剛明果斷著，有嫁女者，至婿家門首揭轎簾，失新婦所在，兩家互訟，官不能決，仁傑按行各縣至某處，見一大樹，妨礙路線，欲伐去之，鄉民羣稱樹有神巢其上，仁傑不聽，正督役夫進行工作，有衣冠三人拜道左，仁傑厲聲呵叱，忽不見，及斧鋸甫近樹身，血流出樹間（見圖），衆懼欲止，仁傑怒，自持斧猛砍，樹立仆，樹巢中墮二女子，據言，狂風吹至樓上，其一卽某姓家所失新婦，乃飭某縣送還其家，訟事遂解，有巫能隱形淫人婦女，仁傑捕巫，痛加笞杖了無所苦，乃下獄，天明，則鎖鑰依然，而巫不見，仁傑偵知其逃匿處，馳往，縛歸署，印巫背，鞭擊立死，乃奏「毀淫祠」一千七百餘所，祇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並請通令各省一律遵照，天授二年，武則天因聞仁傑在河南政績

大著，人稱神明，乃召入京，任爲同平章事。因語仁傑道，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我久知之，但讚言也不少，卿頗知讚者姓名否，仁傑道太后如以某爲過，某請改之，知某無過，某之大幸。『不願聞讚者姓名』武后深爲歎賞，時告計盛行，每一人得罪，必令攀引數



千百人，唐宗室數百家，大臣數百家皆被羅織，來俊臣，周興，侯思止，王弘義，均以告密得官，而來俊臣尤爲殘酷，如意元年春，俊臣羅告仁傑與任知古，裴宣禮，李嗣真，裴行本謀反。均下獄，俊臣詐稱承反者洩死，仁傑道，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心誅截』，反是實，俊臣乃稍寬刑責，又令扳引多人，仁傑道，皇太后上，使仁傑幹此事，『以頭撞柱，血流滿面』，俊臣乃止，仁傑暗裂被裏書冤狀，置綿衣中，語獄吏道，天氣已熱，請授家人去其棉，仁傑子赴獄探視，持歸，得書，乃稱變上告，武后以問俊臣，俊臣詐爲仁傑謝死表上奏，後武后觸其奸，召見仁傑道，卿爲何承反，仁傑道，不承必死，后問爲何作謝死表，仁傑答無，事始明，貶仁傑縣令。

狄仁傑藥籠儲材

解夢逞辯才存滅繼絕
安亂施惠政膏雨仁風

武則天聖歷元年，以中宗已廢，唐命已革，武后雖爲周天子，然未立太子，武承嗣三思爭相營求，（承嗣三思皆武后姪）武后欲立承嗣，一時諫者頗多，均得罪，無人敢再爭，仁傑時由縣令召還京，授納言，仍兼同平章事，一日奏事畢，因從容爲武后言，太宗橋風沐雨，親犯鋒鏑，以定天下，傳貽子孫，大帝（高宗）以二子托太后，今乃欲授之他族，未免不合，况姑姪與母子誰親，太后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豈有姪爲天子，裙姑於廟，后道，此係我家事，卿何必干預，仁傑道，仁傑備位宰相，本與國同休戚之義，毋論何事，皆得干預，因勸武后召還廬陵王，（中宗封廬陵王）侍奉朝夕，后意稍動，又一日臨朝語仁傑道，昨夜夢見大鸚鵡兩翼皆折，不知主何吉凶，仁傑道，武係太后之姓，兩翼二子，太后如「召還二王，兩翼自全」（見圖）武后道，卿言大啓我意，由此無立承嗣意，及三月，托言廬陵王有病，遣使召之，及其妃子同詣東部，

是年秋，武后與突厥默啜可汗議和親，特令武承嗣子延秀赴突厥默啜女爲妻，並齎金帛巨億，默啜道，我女嫁李氏，不嫁武氏，我默啜世受李恩，聞李氏盡滅，止爾兒在，我



將舉兵輔助，乃拘延秀，進犯嬌懷等州，武后命仁傑率兵五萬討之，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引退，仁傑追擊不及，乃還兵，通事舍人元行沖因見仁傑聲望日隆，語仁傑道，凡人必儲蓄，備適口，參朮攻疾，我想明公之門，珍珠必多，所少者藥味，行沖不才，願備此選，（元行沖素以學識爲仁傑所重，屢進諫之言）仁傑大笑道，君本是我藥籠中一味，斷不能一日少的，時武后命宰相各舉尙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光嗣勤慎敏幹，以稱職見推，武后喜，語仁傑道卿子果賢而有才，卿足繼美祁奚之「內舉不避親」矣，仁傑因河北遭厥突之亂，請散糧賑濟，撫慰疾苦，修郵驛，還膏掠，乃命仁傑爲安撫大使。

狄仁傑滿門桃李

唾面自乾 逆來順受 平外侮
赤心謀國 拔茅連茹 見遠猷

仁傑奉河北道安撫大使之命，乃按行境內，弔喪問死，散賑卹貧，約束部下，禁止騷擾，自食粗糲，拒絕供給，河北濟兵燹慘劫以後，得仁傑這般「和風甘雨」，不亞如「枯木逢春，涸澗得水」，莫不「飲和食德」，稱仁傑爲「萬家生佛，一路福星」了，考試後時，名相稱狄婁蘇，狄卽仁傑，婁乃婁師德，蘇爲蘇味道，然味道在相位，唯唯否否，無所建議，嘗語人道，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爲是，時人稱「蘇模稜」，師德則寬厚清慎，有犯不較，其弟任代州刺史，臨行時，師德語道，吾兄弟榮寵過盛，爲人所忌，如何方可免禍，弟道，如有人唾弟面，弟只順手拭去，不與對方爭執，當不至貽兄憂，師德嘆道，錯了，人唾汝面，本是怒汝，汝用手拭，是拂其意，怒必更大，最好勿拭，任其自乾，笑而受之，弟道，謹遵兄命，故時人有語道「唾面自乾婁師德」，所以那時告密羅織，羅法網者甚多，惟味道師德獨能安然無恙，雖屬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而「寡廉鮮恥，無絲毫丈夫氣」，識者譏之，仁傑在武后時，極見信重，常稱為「國老」而不稱名，仁傑喜「面折廷爭」，武后每「屈意聽納」，仁傑屢「藉口老病請退職」不許，武后一日問道，卿意中有賢才可備任用者否，仁傑道，襄陽人張柬之經綸



滿腹，學識卓，年雖老，確係治國之良才，武后卽擢爲洛州司馬，隔了幾日，又問有無賢才，仁傑道，前薦柬之，尙未見用，武后道，已升司馬，仁傑道，此人是相才，司馬未免大材小用，乃遷秋官侍郎，遂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州（今山西太谷縣唐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終成「光復之功」，王及善屬仁傑道，天下桃李，盡在公門，仁傑正色道，薦賢本爲「共濟時艱」

，並非「樹黨營私」，及善笑謝之，（見圖）可見「身雖仕周，心實在唐」，觀其對於二王，委曲求全，對於武后，婉詞開導，不抗不卑，亦剛亦柔，不動聲色，竟已破之金甌，收已失之驪珠，「還我山河，日月重光」，再造唐室之偉績，終必推狄梁公爲首。

王崇古保障三邊

爲虎作倀 漢奸啓兵端
貪色亂倫 俺答奪孫媳

王崇古，字學甫，明時浦州人，嘉靖中進士，由郎中知安慶汝寧二府，擢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先後功績甚多，自河套以東，官府大同邊外，係俺答弟吉囊昆都力駐牧地，俺答據古豐州舊地，信用漢奸趙全，廣招邊境無賴奴民數萬，屋居佃作，號爲板升，尊俺答爲皇帝，治城郭，修宮殿，上櫟日，備大風，楔折殿崩，俺答駭懼，不敢居，全獻計道：大同兵備弱，亭障少，可攻取。故俺答屢犯山西，大掠石州交城孝義介休平遙文水太谷隰州間，男女死亡遍地；而此時濟農據河套，別部賓兔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崇古既受命，馳至任所，嚴修守備，申明賞罰，勵兵訓武，廣布偵諜，減省無益之費，增加戰士之餉，壁壘旌旗，立時透出精神來，邊防既固，外人窺伺野心自然逐漸打消，須知禦戎狄之方略，秦得上策，漢得中策，唐得下策，宋無一策，以致見滅於元，雖由氣數使然，亦由人謀未善，崇古一整頓防務，而邊塵卽立

見不揚，可爲明驗，未幾，卽有把漢那吉內附事發生，考把漢那吉係俺答第三子鐵背吉子，幼時母死，由俺答妻一克哈屯撫養，及把漢那吉年長，俺答爲娶比吉爲婦，因意見不合，夫妻時起口角，有時或因口角竟至厮打，把漢那吉忿婦無狀，誓不再與婦同居，



自聘扶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卽俺答外孫女，生的嬌比花艷，肌同雪潔，眉不畫而翠，唇不點而紅，娶歸後，拜見俺答夫婦，誰知俺答一見，魂飛神移，心想，這個姪兒，好些日子沒見面，今天一當了新人，居然出落的水葱兒一般，別樣風流了，這麼一塊肥羊肉，我竟無福消受，好不煩惱人也，當下盤算一回，暗說，我何不來個霸王硬上弓，這妙人兒豈不便屬我了嗎，一聲令下，卽將新婦拉入自己帳內，（見圖）正式成親，把個把漢那吉氣了一個發昏章第十一，越想越氣，又無法與祖父俺答相爭，免不得仰天出了一口氣，恨恨道，罷了罷了，此處是不能再住的了，我不如投奔中國，另想別的辦法，好報今日之恥，立卽留一字帖，辭別祖母。

王崇古定策安邊

念嬌孫祖母揮老淚

尊中朝番部戰野心

他便率領手下二十餘騎，夠奔大同，請求收納，大同巡撫方逢時據報，並問應否接受，崇古道，機休錯過，一過悔不可追，即令逢時率五百騎往迎入城，並上奏明廷，略言把漢那吉來歸中朝，不比擁衆投誠，宜賞給官爵，優加犒贈盛飾輿馬，炫示俺答，俺答必情急求還其孫，可令縛送趙全一般漢奸，彼如不聽，我即以殺把漢那吉爲要挾，俺答何憂不歸我範圍，如能於此時撫納把漢那吉，援照漢置屬國居烏桓故事，使招集舊部，徙居近塞，俺答年老，死後黃台吉立，那時令把漢那吉回，率部衆跟台吉拚鬥，我按兵援助，此爲安邊良策，奏至京師，衆議紛紛，張居正當國，主張用崇古言，授把漢那吉指揮使，那時俺答正謀西掠土番，而其妻一克哈屯見把漢那吉字帖，以孫遠逃，愁思交加，日夜哭泣，俺答亦有悔心，乃約諸部大舉入寇，崇古檄諸守將嚴兵抵抗，俺答連戰不利，一克哈屯越發咒罵起來，說俺答逼孫出走，如今性命落在人家手中，俺答苦難應付，派

人至大同請放把漢那吉回國，崇古使通事施崇德往，令縛送漢奸趙全等，即放把漢那吉回，趙全懼，因力勸俺答犯邊，把漢自回，俺答復引兵寇大同，崇古令把漢紅袍金帶立城上，俺答望見，喜慰異常，崇古又令把漢射書勸其祖，（見圖）俺答見書，泣道，我



孫已受官，極蒙優待，我尙何求，因使人來請封，并互市，而執趙全九人來獻，崇古解送京師，磔死，明廷命崇古派人送把漢那吉歸，把漢既歸，俺答及妻喜極抱頭大哭，遣人報謝，誓永不犯邊。崇古上奏道，俺答既降，三邊可安，宜乘時修備，如敵背盟，我數年養銳，戰守何患無力，廷議請外示籠絡，內修戰備，乃封俺答順義王，名所居城爲歸化，俺答弟昆都力錫林阿皆拜都督同知，封把漢那吉昭勇將軍，兼指揮，套部濟農聞俺答歸順封爵消息，心生羨慕，亦請投誠，明廷皆授都督同知從此西塞諸部年年貢市，自宣大至甘肅，邊境安享太平者二十年。此皆崇古之功。

木蘭女代父從軍

練技擊精研武術
切敵愾巧扮男裝

纓綵上書請贖父罪，曹大家代兄績成漢史，一個是孝心格天，一個是文采華國，誰不稱鳳毛麟角的奇女子呢，但是這二人據在下評斷，誠然不愧女中之秀，若要講到「兒女英雄」四個字，忠孝智勇，一身兼全，在女界立場上，允堪獨樹一幟的，不能不推木蘭女爲魁，考木蘭係六朝北魏時人，姓花（有云姓秦者），她父是個久經戰場的營混子，在軍界裏很有些小小的名頭，木蘭家中就只他父親一人，母親早已去世，剩她和她姊姊二人，還有個無知無識的小弟弟，他們家中生計雖然不算十分富足，却也清閑自在，無憂無慮，這木蘭每日同她姊姊在一處做些針黹，並涉獵書史，練成了一手神針，滿腹心兵，遇到女紅餘暇時候，還要練習走拳舞劍的武術工夫，要問木蘭的武術，係何人傳授，原來木蘭的父親，對於技擊一道，素有登峯造極之譽，每到在家休息的日子，必要把他那一身工夫，不間斷的精鍊，木蘭在傍參觀，立心要學，他父親平日最喜愛木蘭的聰慧，

民族精神

六七

見他要求練武，也就悉心指點，短打長刺，樣樣精通，然而就表面看來，誰也不知一個孀婦婷婷的少女，竟會有驚人的武技，那年適值柔然動兵犯邊，烽火連天，警訊迭報，魏政府下了動員令，木蘭他父親本因請病假歸家調理，忽接到徵發的命令，有病的人，再



加上怒憤衝肝，這病越發重了，這個時候，在軍事期間，北魏軍律，是不能藉口的，父女們焦急無計，而地方官又三番兩次的逼着快走，他父親愁的要死，他姊姊只是坐在傍邊啼哭，木蘭心想，事到今日，國難正在危急，存亡人人有責，男女都是國民，同仇敵愾，女豈應自甘落後，現在我父病體未痊，沙場萬里，刀槍林中，如何能去，我雖然是個女子，處在這個

緊要關頭，忠國孝親，是要兼顧的，不如女扮男裝，代父前往，也顯得女子不弱於男子呀，當下便把這個主意對他父親說知，意態極爲堅決，他父沒奈何，也只得應允了，木蘭立即喬裝改扮妥當。（見圖）

木蘭女反本還原

生龍活虎梨花槍汗馬奪錦標
易弁加釵女將軍明駝返梓里

木蘭當臨行的時候，安慰了父親一番，並囑咐他姊姊好生侍奉老父，撫養弱弟，勿罪念小妹，他父親見女兒打扮的宛然一個軍官模樣，腰掛弓刀，手持長槍，束髮貫甲，英姿颯爽，不免長歎了一口氣，這且不題，却說木蘭隨同一起徵發弟兄們，接騎連鏢，赴大營報到，那時候誰也沒留心他是個冒名頂替的，這木蘭心地慷慨，性情豁達，毫無一些脂粉態度，大家全都歡迎，及到了臨陣之時，柔然軍隊素稱驍悍善戰，每與敵人交鋒起手，先派幾千鐵騎，風馳雨驟的東衝西闖，魏兵往往不能抵抗，稍一退後，柔然大隊即一擁齊進，刀砍槍刺，猛銳無比，木蘭見敵兵衝來，立時驟馬舞槍，迎上前去，只見他那槍渾身上下，如飛梨花，遍體繚亂，如飄瑞雪，柔然兵將從來不曾見過這般如生龍活虎的槍法，當下遇者便死，擋者立亡，木蘭一騎馬一條槍在柔然陣中，橫衝直突，如入無人之境，柔然軍大亂，四散披靡，魏軍主將趁勢鞭稍一指，諸軍四面排牆而進，柔然大

敗，俘斬萬衆，木蘭敘了頭功，柔然可汗兵敗，忿恚成疾，死於軍中，其弟繼位，請和罷兵，魏政府乃築長城，自赤城（今宣化赤城縣）至五原二千餘里，屯兵防守，木蘭既以武功顯，主將知他是個勇將，威聲懾敵，特派他戍守長城緊要隘口，整整十二年，柔然



不敢犯邊，後柔然國內亂，北魏始把長城戍兵遣散回鄉，木蘭當下領了數十騎，兼程返家，一家歡聚，悲喜交集，木蘭走到自己屋中，便將武裝卸除，恢復了以前的廬山真面，走到外邊，對那些從騎道，你們跟我處了十二年，大料還不知我是個女子，今日特意叫你們看看，大衆目瞪口呆，（見圖）都說，怎麼這麼些年，咱們都不知道咱們頭兒是個姑娘呢，這便是木蘭從軍的軼事，據神史載，木蘭得功後，魏主欲加封爵，木蘭力辭道，不願居官，願得明駝千里足，送還故鄉，按木蘭以少女當敵兵壓境，老父因病不能從軍，獨能銳身急難，忠孝兩盡，求之鬚眉男子，已屬罕見，木蘭誠不愧「女英雄」矣。

汲黯直受主知

矯節發粟散賑萬姓沐恩

當殿反唇相稽九重變色

李廣是西漢武帝時第一名將，竟不得封侯，汲黯是西漢武帝時第一直臣，竟不得拜相，深堪痛惜，李廣歷史，已在本書發表，茲不再叙，至於汲黯爲人，處事存心，純係本着一個誠字，忌他者不能傷，驕他者不能折，愛他者不能私，謗他者不能損，危言危行，如履康莊坦途，絕無危險直稱得西漢第一流人物，考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先世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簪纓不絕黯繼父任，景帝時，官太子洗馬，以端莊見重，景帝死，太子立，（卽武帝）黯任謁者，（漢時官名）值東越相攻，武帝派黯往查，黯行至吳，半途還報道，越人攻爭，風俗如此，不足勞動中國專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武帝派黯往查，還報道，一家失火，連累多家，小受損害，不必憂，適過河南，見該處貧民，受水旱所害者數萬家，多數人至父子相食，謹援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施賑救濟，今特還節，請伏矯詔罪武帝赦不究，遷榮陽令，黯不屑爲令，告病歸里，帝復召來京，

拜中大夫，因屢犯顏直諫，不得久留於朝，左遷東海太守，黯喜黃（黃石公）老（老子）術，治官理民，專務清靜，公事悉委丞史，主治宗旨，祇責大體，不計小節，黯多病，臥署內不出戶庭，年餘，東海大治，卓著循聲，帝聞其能，甚喜，調升主爵都尉，位



此時大招天下文學儒士，注重經術，一日臨朝語衆臣道，我想把今世治成唐虞之世，皆贊美聖德，大拍馬屁，黯抗聲道，陛下內多嗜慾，外慕仁義，如何能追步唐虞盛治，帝羞成怒，變色，起身回宮，人都代黯捏着一把汗，帝入內，語后妃宦官道，汲黯這人，實在惹的出奇，黯出朝時，友人責黯太直。

列九卿，黯賦性樸直，見人有過失，每加面折，背後絕不道及隻字，故人皆喜親近，又愛學游俠，任氣節，內行醇潔，表裏如一，常慕傅柏袁盎爲人與灌夫，鄭當時，宗正劉棄，交最莫逆，那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任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傲不答禮，黯見蚡時，未嘗行拜謁禮，祇拱手一揖，蚡立即起座還禮，不敢逞其貴倨態度（見圖）人無不動色咋舌，武帝

汲黯盛氣折酷吏

見必整冠漢天子特別優待

自居揖客大將軍折節納交

黯道，朝廷設置公卿，本爲助善救失，豈望阿諛承意，陷主於不義，况我位列九卿，朝廷有失，分當指正，如保位愛身，不但負國，並且負心，友大嘆服，黯多病，病已滿三月，帝常准續假多次，終不愈，最後莊助復代請假，帝道，汲黯人品，究竟如何，助道，使黯任職奉公，無過人處，如令輔少主，守危城，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刀鋸鼎鑊，亦不能奪其操，移其志，帝點頭道，甚是，古稱社稷之臣，如黯差可彷彿，大將軍衛青值班時，帝有時卽於廁所宣召，丞相公孫弘進見時，帝或有時不冠，獨於黯請見，帝必加冠始出，不冠不見，史載帝一日踞坐武帳中，黯適前奏事，值帝未冠，遙見黯來，急避入帳後，（見圖）使近侍宣旨准其奏，足證對黯敬禮甚至，別人萬不能比，張湯係酷吏中最著名之人，方以改定律令任廷尉，得武帝信用，黯屢在帝前責湯，君爲正卿，上不能依廓政府威信，下不能銷化奸人邪心，安國富民，政清刑措，二者無一，今乃取高祖

約法，私意變革，不久即當滅族，湯不能答，黯時與湯辯爭，湯措詞專在吹毛求疵，黯
 伉爽風厲，惟務向大處着眼，辯每不勝，怒甚，憤罵道，俗言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
 ，今天下重足立，側目視，汝張湯勿太猖狂，須妨報應臨頭，此時漢方征伐匈奴，招徠



四夷，黯務息事寧人，每值召對，常請匈奴和
 親，不必黷武耗財，帝方重儒術，尊公孫弘，
 及事益定，吏民舞巧觸禁，帝分別文法，張湯屢
 奏決獄得寵，黯常力關僞儒，憤公孫弘曲學獻
 媚，欺世盜名，而刀筆吏專刻心毒手，陷人於
 罪，使不得翻身，草管人命，表顯己能，帝深
 怪黯憎惡弘湯二人爲不情，益寵貴二人，二人
 心久恨黯，疑帝亦不喜黯，欲借事誅之，弘爲
 丞相，因上言道，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
 ，難治，非素負重望不能任，請徙汲右內史，黯任右內史數年，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望
 益重，姊爲皇后，黯每與抗禮，人有責黯不拜爲傲慢者，黯道，大將軍有一拊客，愈足
 顯大將軍尊貴，如何反責我傲慢，青聞言，心宜敬黯，由此遂訂交。

汲黯抗議回天聽

用人如積薪，後來居上，
痛心奉逆子，無策馭夷。

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待黯情誼，歡同故舊，淮南王安（厲王子襲封後招集儒道知名之士，議論二派與義，內書二十一篇號鴻烈解，即淮南子）謀反，語屬部下道，汲黯犯顏直諫，守節死義，非利害所能搖動，不比丞相弘，容易屈服，漢既屢伐匈奴有功，黯言益不見用，前次黯列九卿，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後弘湯驟貴，與黯同位，黯又憎惡弘湯，及弘至丞相封侯，湯至御史大夫，而先在黯部下之丞吏，亦與黯同列，其尊用反勝黯，黯一日見帝言道，陛下用人如同積薪，後來者居上，帝假作不聞，亂以他語（見圖）黯退後，帝語近侍道，人果不可無學，汝等看汲黯便知，當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時，漢廷發車二萬輛，縣官無錢，借民間馬，民多匿馬不肯借，馬數不足額，帝大怒，命斬長安令，黯道，長安令無非，祇有斬黯，民自肯獻馬，被渾邪王叛主降漢，依例可由縣次遞傳，何至騷動天下，疲敝中國，以歡迎夷狄之人，帝赦令罪，及渾邪至，商人與交易者，查

民族精神

七五

明共五百餘人，按律當斬，（漢制擅以中國貨物闌出關外通互市者處死）黯請見，語帝道，查匈奴攻邊塞，絕和親，中國興兵征討，死傷無數，耗費難計，愚意既得胡人，應悉充作奴婢，願賜從軍戰死各將士家，其鹵獲亦分別散給，以謝天下之苦，愚百姓之心



，今既不能，渾邪率衆來降，傾府庫賞賜，發良民支應，譬如奉逆子，愚民安知市賣長安中物，官家即指爲闌出財物於邊關，陛下縱不能發匈奴資財稍酬天下，又以深文苛法殺無知者五百餘人，何異護葉傷枝，竊爲陛下不取，帝默移時，嘆道，我久不聞汲黯直言，今日險鑄大錯，急詔赦互市商人無罪，按本編所敘述之爭律令爭邊功二事，汲黯深心卓識，一生注重

在此，無奈當時盈廷全在醉夢，雖振臂大呼，氣促聲嘶，終歸無濟，至黯所說如奉逆子一語，自漢以來，直至宋明，大半如此，痛心短氣之事，發端者叟敬，摘破者汲黯，是古今交際史上一大關鍵，後數月，黯被人誣計，坐免職，於是黯遂歸隱於田園。

汲黯高臥治淮陽

印纍纍若風雨起東山
大聲疾呼利害勸老友

黯既免官家居，亦不再作出山想，數年，值改五銖錢，民多私鑄錢，楚地尤甚，武帝心念淮陽居楚地之交，非得才望素孚者不能鎮攝，特詔起黯任淮陽太守，黯力辭不受，詔再四強與，黯不得已始拜命，帝召見黯，慰問甚殷，黯伏地不起，泣道：「臣自以填溝壑，不復再見陛下，不意蒙恩又加擢用，臣常有犬馬病，力不能任郡事，願得中郎一席，出入宮禁，補過拾遺，實乃大幸，帝道，長孺請起，卿意不過薄太守不爲，但卿是解人，須知我意，淮陽吏民苦不相得，我欲仗卿重望，高臥鎮撫，藉分我憂，望卿暫受點屈，萬勿推諉，一面說着，一面離座親扶黯起，（見圖）黯見帝意堅決，情知義不容辭，當即辭行出朝，特往訪大行李息話別，黯與息係道義相交，平日頗能說到一起，當下息見黯來，又因筴行在即，免不得安排酒饌，彼此暢談，漸漸說到國事朝政，黯慷慨語息道：「某今棄居外郡，風塵俗吏，簿書鞅掌，不得再參加廟堂末議，但有一最要緊的

問題，不獨關係大局，而且關係足下前途安危，因相交有素，分手即在眼前，不得不作臨岐贈言。足下須要留意，勿負故人一片心，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奸，專務巧佞之語，捷辯之詞，置天下公議不顧，一心迎合主意，主意所憎視者，彼即因



而進毀言，主意所愛厚者，彼即因而進譽言，喜生事，舞文法，內懷詐機械以取主心，外挾爪牙以作威福，足下列九卿，如不早言，後必與彼輩同受刑戮，那時悔不可追，息心亦以諂言爲然，但是因懼怕張湯勢力，利害之念，交戰心胸，透不能不作噤口寒蟬，對於張湯之橫行舞弊，他祇是靜默作壁上觀，不敢挺身出頭，揭破黑幕，爲天下除害，洩萬民公憤，未免辜負良友臨行時諄諄苦口，黯居淮陽，如治東海時，循弊民俗，翹然爲各郡冠，武而可稱知人，後張湯事敗被誅，帝聞諱行時與息所言，遂抵息罪，詔諱以諸侯相權居淮陽，七年卒於任，黯死後，帝追念前事，特官黯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嗚呼汲黯，古之遺直。

馮諛彈鋏動孟嘗

鴻才悵躡步尺蠖屈身
鳳毛遇順風囊錐露穎

馮諛，戰國時齊人，懷抱經濟才略，祇因家計困窘，無法支持，有友人與孟嘗君（田文）交善，諛請其說項，俾得加入食客名額，以資救濟，友乃代為吹噓，孟嘗君道，馮先生所好何事，友道，無所好，又問，馮先生何所能，友道，無所能，孟嘗君笑道，既係先生好友，雖然一無所長，念其被貧困所擠，窮途堪憐，即須致意，便請光臨，友遂向諛通知，由此便補上一名食客，當諛到孟嘗君府中頭一天府中僕役人等，見主人並不加以禮貌，知這位馮先生沒有多大來頭，不過因窮急來混飯吃，這種賤骨頭，還能有什麼起色，便把些殘羹剩飯，聊草供給，過了幾天，諛忽於飯後倚柱彈劍，引吭歌道，長鋏歸來乎，食無魚，（見圖）僕人怪之，據實報告，孟嘗君道，可為備魚，於是僕役等不敢再以殘羹剩飯進，過了幾天，諛又倚柱彈劍歌道，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僕人皆笑其狂，又據實報告，孟嘗君道，可為備車，諛遂乘車携劍，往訪其友道，孟嘗君以上賓待我

，一日復彈劍歌道，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僕人皆怒諛貪心不足，又據實報告，孟嘗君問道，馮先生家中有何親眷，衆答有老母，孟嘗君使人饋送食用，不使缺乏，諛從此不復彈劍歌矣，後孟嘗君下手札遍問門下食客，誰人精習會計，代本人赴薛（薛本春秋



一小國子爵至戰國時被齊所滅齊王以封孟嘗君爲食邑）收債負於民，有自信堪任此責者，即便署名，衆客相視不敢作聲，諛由人叢中挺身而出，奮筆簽名，孟嘗君見他排衆直前，力任艱鉅，而且氣度軒昂，舉止從容，心中甚異，問道，此位先生是誰，僕役道，卽往日歌長鋏歸來之馮先生，孟嘗君驚道，馮先生果是能人，我實在對不住，自從入府至今，還沒晤談，急命人延諛來，長揖謝道，文被事所擾，爲憂所惑，朝夕間憧憧往來，公私交集，以致神心疲極，頭腦不清，對先生諸多簡慢，開罪甚深，先生不加噴責，乃能不辭勞苦，爲我收債負於薛，足徵高義，但不知先生果係出於誠心否，但知此事非同兒戲可比，諛道，願負全責。

馮諤市義焚債券

胸有成竹奉揚仁風
獨出心裁爲君市義

孟嘗君見諤毅然願負收債之責，乃令備車乘，治行裝，載券契而往，臨行時，設問孟嘗君道，收債事畢後，尙有應行購辦之物件否，孟嘗君道，購辦物件，先生須視我府中所無有者，諤應命辭別，驅車至薛，使吏役悉召諸民當償債者前來合券，此時薛人聞孟嘗君派專員前來收欠負。一奉吏召，相率持券至，諤一一檢視對照畢，當即起立發言道，孟嘗君此次派本人前來，并非爲收欠負，特慮諸位力不能償，所有以前舊欠，滿都一筆勾銷，這是孟嘗君體恤你們大家的一番厚意，本人不能不代表鄭重聲明，遂即命把所有券契，全數用火燒燬，當時大眾聽了馮諤的演說，已經感激萬分，一個個淚眼盈盈，末了又見把欠債的券據，付之烈焰，（見圖）當下不約而同的，萬口齊呼我主萬歲，一片轟雷也似的喊聲，震動屋瓦，魯邊行雲，諤發放衆人畢後，當即長驅回齊，清晨求見孟嘗君，僕役入內傳達，孟嘗君心說，如何回來的這麼快，即便有點石成金的仙術，

也不能成功如此之速，很是納悶，即行整衣冠出見，略致慰勞，問道，債欠收清否，怎麼回來這麼快呀，諛道，君云視府中所無者購辦，某觀君府中，珍寶山積，佳麗綳列，車馬雲集，君府中所少僅一義字，某特斗胆爲君市義而回，問，義如何市法，諛道，



今君有區區薛邑之封地，不務佈德行仁，結百姓歡心，以備緩急之用，反效商賈所爲，計較錙銖，上下感情，焉能團結，某已假傳君命，欠債盡數勾銷，并燒券示信，百姓齊呼我主萬歲，這正是某爲君市義的辦法，今特在君前請專擅之罪，孟嘗君聽了馮諼這一席話，氣的半晌說不出話來，心想，這個人竟如此胆大妄爲，居然獨斷獨行，反拿市義的名目來擋塞，

真算個喜於取巧賤人的，有心發作幾句，又怕壞了自己禮賢下士的盛名，只好捺住了心頭之火，微之一笑道，多謝費心，足見大才，只是鞍馬跋涉，我心很抱不安，先生還是多休息幾天吧！

馮諛巧計營三窟

名高位逼齊王起疑心
望重身安孟嘗仗妙算

過了一年，齊王一日臨朝語孟嘗君道，君係先王老臣，位尊望重，孤家年幼德薄，不敢久屈先王之老臣，君可安居靜養，以榮餘年，孟嘗君知齊王畏忌他，心想，古語常說，見機而作，明哲保身，齊王心既疑我，欲疏遠我，正可借此機會返回自己封邑，去享逍遙安閑之福，當下退朝後，立即上了一道老病復發，辭職歸養的表文，齊王看了正中下懷，立時批准，着卽馳驛歸里，並飭經過地方，守土官吏妥爲保護照料，用以示朝廷崇禮耆舊之至意，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今見要去職閑居，這般勢利眼，估孟嘗君從此便難東山再起，一個個全部不辭而別，另覓新棲去了，一時府內既冷冷清清，府外亦清清冷冷，孟嘗君見這種情形，不禁悵然長嘆，時諛隨侍在側，言道，君請速行，遲恐有變，某請爲御，孟嘗君乃趕忙擗搖行裝，使諛御車，急驅出城，去薛尚有百數十里，只見百姓扶老携幼，夾道歡呼，踴躍鼓舞，（見圖）相語道，不圖今日得見吾主，有許多人喜

極而泣，孟嘗君撫設肩語道，先生所語爲我市義的那句話，今日驗矣，先生真有經濟之才，我只恨遇先生太遲，知先生太晚，設道，這些話請君不必說，某今做個譬喻，狡兔有三窟公僅能逃命而已，今君在薛，算有祇有一窟，尙談不到高枕無憂呢，某請爲君再鑿



二窟，孟嘗君奇其言，備車五十乘，黃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語梁惠王道，齊逐其大臣孟嘗君於薛，諸侯有先迎用者，國富兵強，惠王虛相位，使上將軍齋金百乘，往聘孟嘗君，三反，孟嘗君力辭，齊王聞知，大懼，派太傅資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略稱，孤以愚昧，闕罪於君，咎無可辭，願君顧念先王宗廟，速反國鎮撫人心，設語孟嘗君道，可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孟嘗君用設言請齊王，王惟恐孟嘗君去齊爲齊害，所請無不准，廟成，設隨孟嘗君前往闕工，語孟嘗君道，現在三窟已全，君可高枕安臥矣，史稱孟嘗君爲齊相數十年，無纖芥之蜚禍，名重天下，譽滿齊國，皆係馮設之力。

公子壽友愛情篤

父奪子妻禽處獸愛
遵命守正玉潔冰清

古人有一句成語，說是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雖然愚孝不足為訓，據編者意見，人要做到這個愚孝地步，人格也儘夠瞧的了，今引古時一個兄孝弟悌的故事，把他在這民族精神欄內，重新表揚一番，雖說是潮流不同，然而這孝悌兩個字，是人人腔子裏都有的，不是人頭畜鳴，喪心病狂，決不會隨潮流轉的呀，要問在下所叙的這個故事根據，就是春秋時衛國公子壽與其兄急子爭死一事，按公子壽係衛宣公次子，母即齊姜，當宣公為世子時，與他父姜夷姜有染，私生一子，寄養民間，取名急子，繼位後，即立急子為太子，娶於齊，宣公見子媳貌美，乃定計使急子往宋行聘，而築高臺淇水上，工程非常壯麗，名曰新臺，就與齊姜正式結婚，國人惡其淫亂，作新臺詩譏之，（詩見詩經本編從略）宣公自納齊姜後，連生二子，長即公子朔，自古道，寵母愛子，宣公既寵齊姜，免不得把愛急子之心，都移在壽朔兩個少子身上，只是最可奇怪的，這公

子壽生性孝悌，他雖與急子不是一母所生，可是對待急子，不亞同胞一般親愛，見父母不喜歡他哥哥，每隨時隨事，替他哥哥辯護，那急子本來天真爛漫，對這兩小弟弟，真心推誠看待，無絲毫虛情假意，那知一樹之菓，有甜有酸，一母之子，有善有惡，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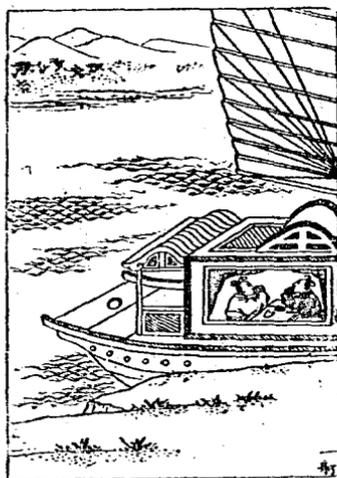
朔與公子壽雖則是同乳兄弟，但他却性情狡猾，恃母得寵，陰養死黨多人，謀暗殺急子，并親兄公子壽，好獨霸儲位，日每對他母親說，不除夷姜急子，難免後患，那齊姜也嫌夷姜急子碍眼，遂日夜挑撥，宣公只圖順齊姜意，全不念昔日恩情，乃使太監宣諭，責夷姜不善教子，逼她自盡，却命急子赴齊行聘，叫公子朔的死黨埋伏莘野，（在山東莘縣）半途截殺，並授白旄為標誌，公子壽聽母親說知，便忙去見他哥哥報告，勸其速逃別國，急子道，不從父命，便是逆子，天下豈有無父之國，逃向何處，立時束裝下船，（見圖）連夜起程，公子壽涕泣苦勸，不聽，暗想，兄不肯背父命，我何妨代兄死。

公子壽代兄死孝

委曲求全一掬棠棣淚
至死不變萬古書史名

我哥哥是冢嗣，異日父親去世，國賴長君，哥哥生性孝友，聰明慈和，我衛國定然日見興旺，哥哥是斷斷死不得的，我不如今晚用酒把他灌醉，替他一死，他知我已代他去，當然要逃走外國，這麼一來，哥哥性命豈不保全，我死了也是心安的，要不這麼辦，我哥哥受害，父親一定要立我爲太子，人誰不疑我殺兄奪嫡，這個惡名，百喙難辯，再說，父親一聞我死，或者發生感覺，也是一個慈孝兩全的辦法呀，主意決定，遂赶忙備船，辦了些酒殽，坐船一直到河干，令人到急子舟中，請過船酒叙，藉表餞行之意，急子到使人道，君命在身，啓發在即，不敢稽延，借汝口傳說二公子，盛意我已心領，馬上就要開船揚帆，實在沒有工夫過那邊叙別了，使者見急子不去，只得據實回報，公子壽無法，祇好急忙令從人把帶來的酒殽，搬到急子船上去，那急子一見公子壽過船，忙迎笑道，兄弟何必如此客套，公子壽道，哥哥遠行，兄弟略備一杯水酒，叙一叙別情，你

我兄弟，恐怕要會少離多的了，說時，由不得淚隨聲下，連忙拭了，趕即請急子上坐，自己下坐，與他哥哥對面，即執壺滿斟一杯，雙手捧進，剛叫一聲哥哥，淚珠突落杯中，急子忙接過，一飲而盡，公子壽道，淚墮酒內，不能吃了，急子道，兄正欲飲吾弟之



情，公子壽道，今晚此酒，是我弟兄永訣紀念，哥哥既知小弟痴情，請多吃幾杯，急子道，我當然要盡量痛飲，兩人淚眼相對，互相勸酌，（見圖）公子壽是有意留量，急子是到口便吞，不覺大醉，倒身酣睡，公子壽語從人道，君命不容担攔，我兄既醉不能行，我當代往，即留六字几上道「弟代行，兄逃避」並取白旒掛自己船首，率從人起發，行近莘野，一聲呼哨，伏賊蜂集，（正是公子朔死黨望見白旒故碎出激截）亂刀齊下，可憐公子壽，竟求仁得仁了，急子酒醒後，一看几上六字，忙命開船往追，及遇賊衆，方知公子壽已被害，大哭，說明原委，叫衆賊併取自己首復命，宣公驚痛，得疾死，公子朔繼位，可謂難兄難弟矣。

黃烈婦女中丈夫

謀勇兼優名揚桃花女
夫婦異志羞煞黃總兵

黃烈婦，係明末霍山生員黃鼎妻，鼎於清兵下江南時，倡舉義兵力謀抗拒，後因勢力不敵，謀投降取富貴，因與烈婦商議，婦素有胆略，精通武藝，父以拳勇著名東南，傳技於女，故烈婦在爲女子時代，已有桃花女徽號。（桃花女商紂時朝歌肆人女精習劍術能盤旋空中如飛鳥翱翔武王伐紂會師孟津女飛出城見武王道暴虐不道只商紂一人百姓何罪請爲王取紂王妲己頭懸旗正罪王入城時常禁止殺掠體上天好生之德武王許之次日紂出戰兵皆倒戈紂逃入城閉宮自焚忽一女子自簷際飛入道我乃桃花女今特爲天下洩憤來此揮劍飛擊如驟雨疾風紂不能敵女掉其頭並殺妲己一同獻於武王懸大白旗上武王既定位念桃花女功逼求不得乃建祠歧山名神女廟歲時致祭）鼎舉義時，攻城陷陣，出奇用計，悉仗妻運籌帷幄，聯鑿衝突，今既利害兩念，交戰心胸密謀反顏事敵，妻怒極，唾鼎面道，汝枉作一男子，如此貪生怕死，不謀努力救國，祇想媚外自全，汝非我夫，我非汝婦，此後

各行各志，爾爲爾，我爲我，鼎見妻不同意，遲疑不決，後因洪承疇以書招誘，心益動，遂降清。授總兵，使駐江南，妻終不肯降，擁兵數萬，據濠泗山谷中，與清兵抗，屢得勝利，總督馬國柱召鼎語道，汝既降，汝妻至今不降，汝難道絲毫沒辦法麼，鼎道，



我實在沒辦法，使我兒往勸，或者她還許歸降，子往，涕泣苦勸母降，烈婦道，大厦已傾，一木豈能支，然烈士不可屈志，必得總督親來廬州一面，（見圖）明白解決，可是我雖卸除武裝，仍當居處山中，不能像汝父親低首下心，聽人調遣。汝回報總督能照辦，我便約兵停戰，不能照辦，任憑他們，我不怯懼，子揮淚辭母下山，據情呈報，國柱趕忙親往廬州，烈婦率衆出見，兜鍪貫甲，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令人不敢注視，當下行的是總兵見督府的禮，舉兵餉簿藉授國柱，即上馬飛馳還山，終不與鼎見面，此婦真有烈丈夫英風，但姓字史冊失傳，未免可惜，嗚呼，烈婦洵女中之健者。

永寧彭妃舉義旗

彭小脚武術通神不亞女飛衛

王夢燧忍心反噬有愧及笄婢

彭妃，係故明益宗永寧王熾炎世子妃，本奉賢人，生的芙蓉如面，楊柳如腰，吹氣如蘭，髮光如鏡，更兼凌波，微步，纖不盈握，江西人稱爲彭小脚，妃自幼性喜武術，對於走馬射箭，擊劍舞槍，練的活潑潑的，已到了爐車純青境界，而且又天生的一副神力，驍猛躡捷，大有女飛衛遺風，（女飛衛宋時俠女精劍術有神勇百十男子非其對手高太尉子愛他貌美率家丁劫歸次早家人啓門見高子臥血泊中兩耳已割去女飛衛不知所往乃懸賞緝拿，開封尹袁浩貪酷枉法飛衛夜入寢室飛劍削去其鬚大聲道袁浩如再不改定取汝頭毋悔遂破窗飛出急追之已無踪影可尋）當順治二年秋，清兵由浙江入江西境，進逼九江，明寧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率所部降，江西巡撫曠昭棄南昌走，府縣望風奔潰，益王由本集衆誓守建昌，生員鄧思銘糾結同志數十人，名庠兵，奸黨內應，安遂破，由本奔福州，清兵進克袁州廣信，新城知縣譚夢開迎降，民攻殺夢開，夢開餘黨與民互相仇殺，清兵遂

由間道入城，進拔吉安，長驅至萬安，時慈炎招運子峒土兵數萬攻破建昌，拔撫州，揭重熙曾亨應皆舉兵相爲犄角，慈炎進駐泰和，戰既不利，糧餉又盡，遂退保建昌，妃泣諫不可，慈炎不聽，清兵分道追擊，生擒慈炎父子，皆被害，妃乃率家丁數十騎突出重



圍，走入福建，寄寓汀州，結合義軍范繼辰等，有精兵萬人，連破寧化歸化十餘州縣，兵勢甚盛，清兵畏之如虎，值歲飢，軍餉不繼，部衆苦飢，遂稍稍潰散，順治五年，叛將王夢煇率兵進逼，妃激厲餘衆，鼓勇迎戰，衆寡既見懸殊，飽餓又各不同，衆飢困甚，逃降略盡，遂大敗，妃正躍馬衝突，馬忽失足，前蹄跪地，妃出不意，由馬上翻身落地，（見圖）清兵蜂擁齊上，遂被擒，解汀州，罵不絕口，絞死靈龜廟前，從婢二人，一名金寶，一名玉珍，年皆十五六，均多力，善騎射，玉珍匿山谷中多日，兵退始出，負妃尸與金尸瘞葬，落髮爲尼，不知所終，或言石頭記所述婉嬪將軍，即係彭妃寫照，未知是否。

管寧不交勢利友

利祿薰心華歆虛有其表

慘痛死別伏后爲國捐生

管寧，字幼安，後漢時北海人，少最嗜學，刻苦自勵，與邴原華歆相友善，皆以才名見重於時，人稱三人爲一條龍，歆是龍頭，原是龍腹，寧是龍尾，寧先與歆因心性相投，故同席合坐，以便互相研究學問，有一天，正在彼此伏案揣摩時候，忽聞門外有喝道聲，接着馬蹄得得，人聲嘈雜，歆語寧道，門外喧鬧異常，我們何不去看一看，一來透點空氣，二來也可以活潑文機，三來也可以瞻仰這位大人官派，寧祇是俯首朗讀，默不應聲，歆見寧如此，知不同意，他便急急忙忙的把書本放在一邊，立起身來，飛也似的跑出去看了一遍回來，自言自語道，到底是作官好，你看人家那個排場，何等威武，說了又說，寧見其官迷入骨，遂割席分坐，（見圖）歆驚問，寧道，汝我志趣不能合作，汝非我友，請從此絕交，又有一天，二人同奉師命鋤菜，見地有遺金一塊，寧揮鋤不止，並不去看，與瓦石無異，歆俯身拾起，撫弄了好久，方才擲在地下，頗有戀戀不捨

之意。史載：當獻帝十九年冬，伏皇后因曹操威權日逼，漢祚眼看就要告終，與其父伏完密謀殺操。事洩，操使欲勒兵入宮收后，（欲時爲尚書令欲前事孫策孫堅後降操）后散髮赤足，泣語帝道：「不能都活嗎？帝亦泣道：「我命亦不知在何時，故牽后出，下幽室。」



，暴死，完滅三族，欲本一呼名士，祇爲貪慕榮利，甘作權奸鷹犬，名節掃地矣。管寧之割席絕交，可稱卓識：這正異觀人者常在小事上留神，且說寧與欲既係同牀異夢，因而便分道揚鑣，兩不相謀，畢業後，寧見黃巾方盛，到處烽火，乃赴遼東，太守公孫度素重寧，虛館以待，從學者甚衆，寧坐一木榻，積十五年，未嘗一箕踞榻上，常陸處皆穿，常戴白帽，終身不肯事魏，徵聘十至皆不就，余有俚詩詠其

「道一脫與華歆作友生，譽收龍尾豈虛聲，揮鋤不顧金銀氣，割席難投勢利情，淚灑天涯時已亂，經談海外道猶明，臣稱草莽非降魏，魏史緣何列姓名」，管寧可謂高士矣。

唐且俠氣懾祖龍

奴顏婢膝韓王乞憐

凌雪傲霜安陵獨立

唐且，周末時人，爲安陵君門下客，任俠負氣，膽略過人，安陵君甚見器重，每遇有對外棘手問題發生時，必請且代爲處置，故能以五十里之安陵，處虎狼交爭時候，獨能巍然自立，履險如夷，古語云，孤山有猛虎，藜藿不敢採，這個譬喻，最爲切當，據史載，秦王政（始皇名）十七年，乘滅周之餘威，使內史勝（內史係秦官名掌治京師三輔）率兵攻韓，擄韓王安，遂滅韓，以韓地爲潁川郡，（今河南許州開封府禹州新鄭諸州縣卽秦潁川郡地）韓事秦非常恭順，今日割地，明日獻城，秦昭襄王死時，各國皆派大臣往弔，韓王獨披麻掛孝哭臨，秦王政十四年，韓王又使公子非納地獻璽，請爲藩臣，以存宗祀，然竟先亡，可見搖尾乞憐，仰人鼻息，適足促成滅國之導火線，依然不能倖存，可傷可恨，秦王政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三月城壞，魏王請降，秦斬於咸陽市，遂滅魏，分魏城爲郡縣，安陵君見韓魏皆滅，心中甚懼，恐難倖全，正在

跟且商議自保的辦法，忽秦國專使奉秦王命來，語安陵君道，秦王有命，想拿五百里地對換安陵，以多換少，以大換小，君亦無損失，諒必同意，安陵道，秦王加惠，甚感，但此地授自先王願始終保守，不敢交換，秦使辭去，安陵君遂派且赴秦，秦王怒道



，寡人以五百里換安陵，尙不見許，明是目中無寡人，且道，不敢，安陵係先王封地，雖千里不換，請王見諒，秦王大怒，語且道，先生亦知天子怒威可懼否，且道，不知，王道，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且道，王知布衣怒威可懼否，王道，布衣怒時，不過免冠跣足，以頭撞地罷了，且道，此懦夫之怒，不是布衣之怒，專諸刺僚，彗星襲月，聶政刺傀，白虹貫日，要離刺忌，蒼鷹奮翼，此三人全是布衣之士，懷怒抱憤，災象降於天，與某將合爲四，如布衣一到怒氣勃發，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眼前便見分曉，突出小劍，寒光四射，騰身躍起，几案動搖，（見圖）秦王驚駭，長跪謝罪，孤家之錯，願從此不敢再侵侮安陵，唐且洵人傑哉！



露布十二特點

實報半月刊定期出版

是社會的報曉鐘

是家庭的藥石語

是學生的攻錯石

是閨秀的良伴侶

實報爲更求貢獻於讀者起見，特發行實報半月刊，其特點如下：

- 有半月間國內外大事記，翔實精到。
- 有半月間大事論評，詳明國內外政局趨勢。
- 有各國各地通訊，報告最近海內外新奇情事。
- 有各種論文，研述一切學術問題。
- 有各種新聞的特輯，暗示社會動向之裏層。
- 有各方面生活的剪影，揭發人生的斷片。
- 有中外古今名人軼聞遺事的筆記，助史料蒐集。
- 有各科常識的搜羅，助科學興趣。
- 有各種小品，逸趣橫生。
- 有新小說創作，新舊劇創作，發揚文藝精神。
- 有各種特輯，以開發某問題精義。
- 有電影講座，貢獻銀幕常識。
- 有多名人名聞名伶等珍貴照片，以及各種藝術照片，時局照片，俱畫報之長。
- 有婦女兒童諸問題，描寫社會。
- 有各地短篇遊記，介紹風土人情。
- 有海內孤本之各項新法令，便讀者查註。
- 有國民政府公布之各種文牘，無不俱備，用三十二開本，小巧而大方，封面每期更易，新穎動人。
- 全書十餘萬言，各種文牘，無不俱備，用三十二開本，小巧而大方，封面每期更易，新穎動人。
- 用優等西洋報紙與八十磅鋼版紙印刷，頁數在一百頁以上，每冊定價低廉，祇售洋一角，每半月一冊，全年二十四冊，裝璜精美，極盡大觀。

定價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零售每冊一角。俱按實價，不折不扣，郵費國內不另增加，國外照章，由訂閱人付欸。

總發行所北平宣外大街五十六號實報半月刊社，及各地大書局各省市實報分銷處。

電報掛號一七四九 電話北平南局 七十四 二四二八 七二七

中華民國廿四年拾月五日 收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初版

民族精神第四集



撰述 繪圖 發行 校對 出版者 印刷所 分發行處

定價

每册實價大洋一角
(外埠不加寄費郵票通用)

郭蓮青 吳一舸 馬家聲 王代昌
北平宣外大街五十六號
實報出版部
實報印刷所
各省市實報分銷處
及各大大書局

請看華北最著名的

實報

總社社址北平宣外大街五十六號
分銷處各省市鎮派報社均有代銷

九大優點

新聞採訪力求極其精華，取其特要，編製短悍無比，標題精麗動人，各方消息應有盡有，寧簡無缺，而尤注重於本報特訊，美的新聞，新聞界新聞，星期偶感各欄，至社會新聞，不偏於淫穢瑣屑，宜雅宜俗亦本報優點。

二、評論之公正坦白據事直陳，短短短數百字論事務中肯要，並有刺心語一開，主張不偏不倚，見地無黨無派純係客觀態度，以民衆為立場。

三、小畫報一版，有最合平民口味之談話，有雅俗共賞之打油詩，有最合指導人人生注重理性之小說，每星期日之漫畫毛三爺，餘則珠翠作品，層見迭出，頗足引人入勝。

四、本報之暢銷版，在更如萬緣約諸名茶點，其後所撰軼聞遺事，可作歷史讀，可作考古鏡，其中復間以趣味濃厚之小說，補助通俗教育，故特闢有藥石語，瘋話，謔言集，去年今日等欄，足增進讀報興味。

本報服務社會，首開問答及貧求助兩欄，字畫期明此猶為本報末事耳。

定價極廉，每份七厘，凡各省市鎮均有本報分銷處。

歡迎外埠來函索閱贈一星期不取分文

第一集 每集每本售價二角五分
第二集 每集每本售價二角五分
第三集 每集每本售價二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八分

78
076245